KUOWEN WEEKLY, Illustrated,

國聞週報

第二卷　第十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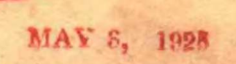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三日出版

郵務局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要目

KUOWEN WEEKLY

VOL II NO 16



MAY 3, 1925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〇二號 北京宣武門內松樹胡同三十七號 漢口洪春里二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 上海浙江路濟和坊三弄三十號及一弄五十三號

寄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分售處

上海 國聞通信社總社中華書局泰東書局虹口出版合作社及各大書坊
北京 國聞通信社琉璃廠西門佩文齋書莊東安市場丹桂商場佩正書局
漢口 國聞通信社及各大書坊
廣州 光東書局 石經堂
濟南 齊魯書社
南昌 江南會館文元里內本報經理處
天津 華昌派報社及各書坊
南京 總經理處門帘橋樂天書館 代售處門帘橋啓明書社
蘇州 觀前街振新書社
常州 局前街新華書社 大街商務圖書局 廿棠橋下日新書社
通州 翰墨林
揚州 校場街梅枝書局
蕪湖 蕪關中學文士先先生
成都 絲棉街六十九號
開封 統一派報社
奉天 會文堂
鎮江 第六中學

美國之大風災





前月十八日。美國中部大風爲災。災地及七省。殺人八百二十三。傷人二千九百九十。市鎭完全被毀者六處。財政損失達四五萬萬元。上圖爲伊列諾省之一學校屋。被風毀壓死學生百人。左圖爲一民家地窖。其傍住屋已被風全部摧毀。其主全家六口。幸避匿此窖中。得免於難。

德國新總統興登堡將軍



德意志右黨青年團在預選總統時之選舉運動





A. B. C.

中國內衣織布廠

新式汗衫部

本廠所出ABC牌各種新式內衣短褲、其質地及組織、乃從科學及美術上研究發明、既耐洗濯、且極美觀、輕爽舒服、首屆一指、其款式有十餘種之多、各界適用、各埠大商店、均有出售、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P字四九六號

◀工廠地址▶
上海麥根路
B字六九九號

經售處撮錄

○漢口 隆昌公司(巴公房子) 福康(歆生路)陳康記
○北京 新泰(王井府)工業售品所 天華(前門外門框胡同)
○天津 裕泰(梨棧大街)售品所
○青島 森泰 華泰 祥泰
○南京 慶大(城內)晉和(下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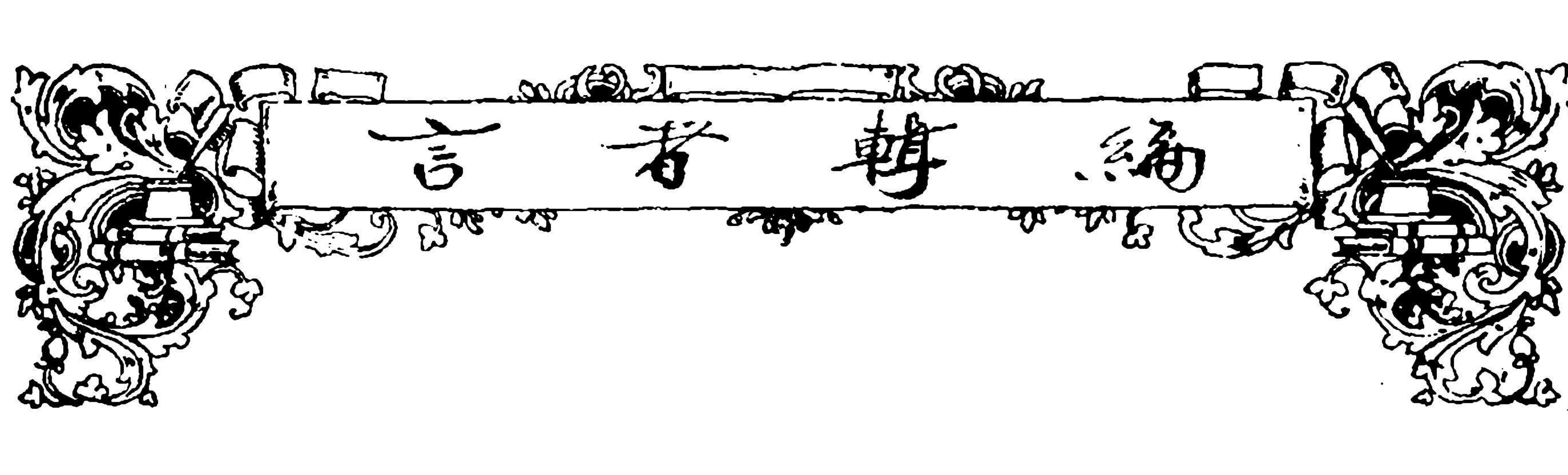
洋服疋頭部

除本廠自織各種特色疋頭外、並向國內外廠家直辦大宗時款呢絨布疋、特聘上等縫師、承做歐美時款洋服、工精料實、定價尤廉、茲將做成出售各衣列下

△工程師聯衫 △海陸軍童衫

△化學師長衫 △現成洋服

請聲明由國聞週報介紹



△德國興登堡大將當選總統爲近日鬨動世界之一大事件、本期特輯爲專篇詳細紀載、留心世界大局者幸勿忽視、

△德國民生之寫照業已譯就、因篇幅太長、本期不克刊登、容下期發表、

△西藏班禪活佛由藏至內地觀光、南北各地極爲歡迎、藏人本中華民國五族之一、顧西藏情形、國人知者甚少、殊爲憾事、本報現搜羅關於藏事及班禪之事蹟言動資料頗多、下期當可披露、特此預報、

△傀儡之家庭本期已登完、下次當將讀者俱樂部投稿擇尤揭載、

△中國之海軍一文預定下期結束、

目錄

社評

興登堡當選德總統

政之

德國名將興登堡將軍於本月廿六日當選總統。實爲近來震動世界之一大事件。說者多以此爲德國武力主義復活之先聲。並且聯想及於世界和平之危險。自吾人觀之。德人向來自視甚高。所謂「德意志……德意志……德意志超越一切」之國歌。不啻代表德國之國民思想。自大戰敗衄。國勢日挫。美國道威斯計畫實行以後。德國幾陷於國際共管之境。雖年來國民生活較前安定。而痛定思痛之餘。人民懷想戰前之榮華。益以現狀爲不滿。國權黨於此際標榜國家主義相號召。正合於多數國民之心理。加之興登堡氏功業威望。舉國無有倫比。斯人斯時。巧相湊合。遂以過半數之投票。壓倒中央黨之馬克斯。而得領袖新共和國之地位。故論其遠因。則協約國之對德高壓政策。實爲助長興登堡人望之一原動力。論其近因。則興氏之聲光反映於國民懷舊悲今之思想上。乃成就今日之局面。因果天然。固無足異。至謂興登堡當選有礙國際和平。則近來國際形勢本已約略回復歐戰以前之狀態。法之擴張航空軍。英之建築新加坡軍港。美之太平洋大操。日之改進新武器。以及法國結聯波蘭捷克以包圍德國。制其發展。英國又串合意大利希臘以包圍法國。防其獨霸。外交之鈎心鬥角。軍備之積極籌畫。即無德國軍國主義之再興。世界又詎有永久和平之希望。故謂興登堡當選有礙國際和平者。又欺人之譚也。且德國國民頗富理智。以今日環境之艱苦。而社會黨民主黨又占選民百分之五十。謂因總統易人。即將變更國是。斯又吾人所不能置信者。竊意德國今後內政之變革。或較甚於對外之政策。從前愛倍爾任總統時。大權操於內閣。政治上幾於不聞愛倍爾之聲息。今後興登堡是否安於端拱無爲。與夫其左右之國權黨人。是否不與社會黨民主黨等一較手腕。則實未可臆斷。要其國體不至變更。外交難於改易。則今日不難判斷也。

關稅會議與中國財政

天生

法使照會。允在最近時期以內。批准關稅條約。俾得照章開會。一若山窮水盡之中國財政。至此已有絕處逢生豁然開朗之象。不特政府當局望梅先已止渴。即在普通社會。亦若涸轍遇潤。雖然。即使關稅會議如願開成。二五附稅照章實收於中國財政。究竟有無裨益於國計民生。究竟能否改善。吾重疑之。內而軍閥紛紛增索軍餉。外而各國要求整理外債。即於區區中央政費。能否稍得補助。吾亦重疑之。

按華府會議席上關於中國關稅問題之議決。約分三步辦法。第一步爲切實值百抽五。此層已於一九二二年在上海修改稅則。實行有年。當時預計每年可增一千七百萬元華幣。曾經政府公佈付償十年三月整理公債案內

之六種公債。並經英美法日各國公使。歷提抗議。爭欲整理外債而未得者也。第二步即召開特別關稅會議。此一步中。又包括兩步。（一）增抽二・五附加稅。（二）實行增至值百抽一二。後項辦法。係履行一九〇二年一九〇三年之中英中日各條約。預備為補償裁厘之用。其事尚遠。目前即可見諸實行者。即為增抽二・五附加稅。當時預計每年可增二千七百萬元華幣之收入。此宗款項。亦即今日政府各方。所視為畫中之餅可以充飢者也。然吾人細翻當日會議紀錄。雖在條約中。並未規定用途。而在議事錄中。則各國代表。對於此項收入之分配與用途。極為注意。且有極關重要之發言。大抵美國對於關稅增收之用途。頗無成見。日本堅持須以之整理積欠之外債。英國主張作生產之用。又有提議分作數成。以若干分償債。以若干分辦教育。若干分用於生產事業者。當時均因時機尚遠。不便過於早計。遂保留作將來討論之資料。則在將來特別關稅會議席上。此項意旨。必將提出。可以無疑。又當日各國代表之意見。均以中國政治現象。日益糾紛。國庫驟增過大之財源。是否有益於中國。實屬疑問。中國代表縱欲以之充教育公益之用。究有何法足以保證。由此可知。外人亦深悉此宗款項。即不整理外債。亦必為軍人所攫。則外人之必欲爭持。更可斷言。且外人之所料。又豈盡虛。吾人終見此直接徵諸外貨。間接取諸吾民之數千萬關稅收入。不歸於楊。必歸於墨。行成為外人與軍人之爭利品。而吾國人。終無與焉耳。（四月廿七日自北京寄）

五一運動與勞工界

冷觀

五月一日為世界勞工紀念日。各國工界在此日必舉行罷工示威運動。中國工業雖云幼稚。而數年以來。上海廣東各地工界。亦多於此日表示生活改善之要求。宣佈反對資本主義之文字。誠以思想之號召。本無國家之境界。而工人生活之痛苦。又不容其長此自安於奴隸。惟是經濟之改進與政治之革新不同。專制易為共和。可以變於一朝。而資本主義之推翻。則斷非一蹴可成之事。近代世界文明。有賴於機械之發達。而資本主義之流毒。又從物質之進化而來。且因物質文明之競爭。釀成十年前歐洲之大戰。又因歐洲之大戰。而勞工界獲得與聞政治發揮權威之機會。俄德兩國之革命。英國工黨之柄政。皆食歐戰之賜。又即資本主義之自食其報。其間因果循環多歷年所。要非僥倖可得。此又中國勞工界所當引以自勉者也。中國久受各帝國主義者之壓迫。國內工業實有保育提倡之必要。則勞働家對於資本主不宜動懷仇視之心。而外人之利用吾國低廉工資。設廠內地者。妄欲壓迫中國工人。圖其不當利得。亦應有促其反省之必要。其間勞働界所以自處與夫應付外界之道。斷非簡單之意識所可辦。故目下中國勞働界最要注意者。第一為知識之修養。第二為團體之組織。無知識則不足以應付環境。無組織則不足以表現力量。此二者實中國勞工運動家所當出全力以赴之者。如不此之務。惟知模做先進諸國。馳騖空想。調子雖高。決無實力。即有機會亦不解運用之方術。是又蹈政客抄襲外國法制之覆轍。甚無謂也。

交通與軍人

誠夫

戰事以還。受禍最烈受損最巨者。當推交通。國內鐵路各大幹綫。如京漢京奉京綏津浦等。皆曾完全入軍人掌握之中。路局營業。概歸停滯。客車貨車。均嘗悉數被扣。專運軍隊。其影響所及。微特各路營業。破壞無餘。即各路之車輛機車。因軍士之不法運用。損壞亦多。故各路軍事行動雖止。而恢復之進程。類皆

異常濡緩。就現狀而論。京綏京奉兩路已算恢復原狀。津浦特別快車。迄今猶每星期僅開三次。貨車亦未恢復。沿路貨運。堆積如山。而覺無從載運。京漢一路因豫局之關係。紊亂最甚。沿綫各軍。任意扣車。强迫開行。動生意外。交通當局對於上述各路。自去冬以來。迭商軍事當局放還車輛。回復原狀。文電交馳。屢見報端。而京漢津浦兩路。終以軍事關係。未著成效。蓋今日之軍人。已漸臻不可理喻之境矣。

夫交通不能回復。除路局遭受損失而外。如行旅之不便。貨運之停滯。直接間接所及於生產者及消費者之影響。殆難勝計。國內富力。因此之故。亦必頓然減縮。顧此種現象。軍人心目中。殆絕對的忽視。故勸告者自勸告。而扣車者依然如故。無稍顧忌。最近報載京漢路因車輛盡被軍隊扣留。無車運煤。機車所用煤斤。亦至無着。又軍人包運商貨之風。似亦未能盡絕。當局雖曾設法取締。然成效殊鮮。長此以往。鐵路方面。收入日益少。車輛日益壞。收拾整理。縱百端設法。亦將以格於軍人之把持。而無從實現。惟以吾人觀之。鐵路交通。其利害既動關國內社會富力之興替。則軍人保護鐵路之良否。要足引起人民對已感情之良窳。軍人威力縱大。而人民精神上之判斷。則不容或恕。爲軍人計。鐵路如果因扣車而至不能維持時。於軍人亦未見其利。故軍人之任意摧殘交通者。蓋毫無意識可言者也。

晚近軍人風尙。每喜以某綫某路。納入自身勢力範圍之中。沿線各處。除置重兵外。關於路政。則任意干涉。路款則任意提取。今試一回察。可知國內各路。無不入於軍人之勢力。軍人既視路爲私有。於是交通上之整理。每因軍人之掣肘。而受挫折。夫鐵路事業之在中國。尙未臻十分發達。卽在戰前。其營業猶尙待設法擴張。今而後交通果期望其發展。則第一要件。卽在脫離軍人之管理。軍人對路政。絕對不能置喙。然後交通上之計劃。乃有實現之可能。此又各省軍人所當迅自覺悟者耳。（四月二十七日自北京寄）

教育界之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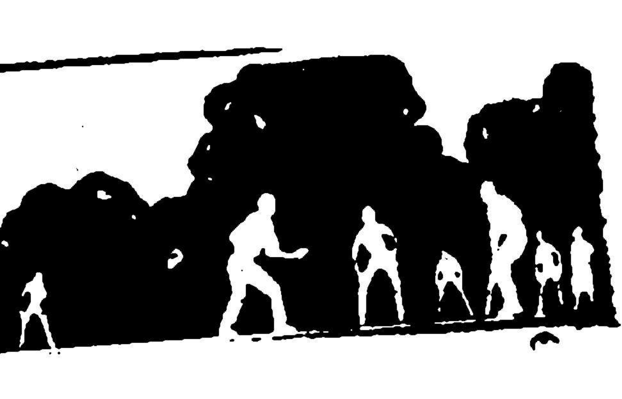
子寬

今日我國之政界多數人物。每爲淸議所羞。蓋以其蠅營狗苟。竊位爭權。醜象彰明。昭在耳目故也。其實憑事而論。政界之外。其他各界人物。又何莫不有其可羞之現象。例如吾人目爲最淸高之敎育界。卽不能免。遑論其他各界。惟以社會之注意力較薄。其醜象乃不若政界之昭著而已。所謂敎育界之不能免於醜象者。今可舉例以明之。國立北京東南兩大學。全國最高之學府也。以北京大學而論。其內部敎職員。樹系結派。黨同伐異。卽無異於政治界之人物。如有所謂國故派大陸派。美國派日本派等。其間暗潮起伏。與政潮亦相彷彿。雖表面上並無正式之各別組織。但我國之黨系。又何嘗獨有正式之組織。卽此現象。蓋已不失其爲可羞矣。又如就前月王九齡就任敎長一事。其醜象更爲顯著。當王之蒞部接事也。號稱八校代表之一部分敎職員。初則附和馬叙倫。拒王接事。繼則馬叙倫活動大本營之北京大學。以馬因此去官。一怒而宣告與敎育部脫離關係。迨章士釗兼署敎長。因該校宣告與部脫離關係。擬停發經費。則又惶惶然不惜遷就疏通。以求照發。吾人對于此事之見解。以爲政府任官。自有特權。斷不能以悅數人。隨意更動。果敎育界而認爲擇人不當。要求更易。亦有正當之手續。斷非自動拒其接事。便可濟事。此爲大學中人所應知。再則敎部爲政府之一機關。該校既與敎部脫離關係。決無不與政府脫離關係之理。然則既認應斷絕往來於前。卽不當復遷就于後。此亦爲大學中人所應知。

乃該校教職員之行動。完全不符此旨。前則以意氣用事。後以金錢變心。寧非咄咄怪事。謂非教育界之羞。其可得耶。次以東南大學而論。其一部教職員以郭秉文被免。率同學生。以武力拒胡敦復到校。風潮遷延數月至今不解。吾人平心而論。郭之辦學成績。未必便優於胡。上海學校。經胡辦理而舉有成績者。亦未必遜於東南。彼教職員苟非別有用心。何至於郭胡兩人好惡之念。如此懸殊。再則近來該校反郭派學生。更有人以手鎗脅其生命。夫大學更易校長。係何等事。焉用有人以類於匪徒之行為。參雜其間。任大學中人應有相當智識。乃有此荒唐之舉動。由此更足見郭秉文之教育。其力且不能除學生之野性。若從胡敦復一方言之。在此情形之下。知難而退。要不失為正當辦法。又何必不遜言辭。致學校風潮。永無甯息。青年光陰。重受犧牲。凡此種種。皆事理上不應有而竟有之。南北輝映。舉足為全國教育界之羞。全國最高學府猶如此。其他更不問可知。夫以最清高之教育界而竟有此可羞之事。吾人以為其可羞當尤較政界之醜態為甚也。

▣巴黎流行之新化粧

巴黎乃世界流行之中心。今昔決無二致。染頰彩指之習。已為舉世周知。近則將唇部染至極紅。又為時髦之化粧。而耳鼻兩孔染以紅色。眼蓋塗以青褐。此外並將眼毛縮成彎曲。尤為最新之流行云。



德國興登堡當選總統之前後

▲內閣仍舊　▲外交不變

記者

德國帝政時代名將興登堡大將 Von Hindenburg 於四月廿六日當選爲德國大總統。電訊傳來。舉世驚愕。二十七日適得本報駐歐記者心如君四月七日由柏林寄來通信一則。紀其當選前之經過甚詳。亟錄於次。並彙集別種資料以供讀者之參攷。其興登堡大將之肖像及選舉運動之情狀則載在本報銅版紙前幅。讀者參合觀之可也。

▲三月廿九日之選舉　心如君通信云。德國前總統愛倍爾 Ebert 病故後。總統職權暫由大理院長西門博士 Dr. Simon 代理。在四禮拜內遵照憲法舉行全德人民直接總統選舉。此次總統選舉。爲德意志改建共和後第一次人民直接選舉總統之大紀念。其被選人先由各黨推出。并定於三月二十九日爲德意志全國人民選舉總統之期。以得票過半數者當選。茲將各政黨推出之總統候選人列之於下。

(一)民主黨推出者爲黑爾迫徐教授 Prof. Wilhelmr Hellpach

(二)社會民主黨推出者爲白勞 Otto Braun

(三)共產黨推出者爲鐵爾門 Ernst Thälmann

以上各黨屬於左派。

(四)中央黨推出者爲馬克思 wilhelm Marx

以上之中央黨守中立。

(五)右黨聯合黨(國家黨人民黨)等推出者爲葉瑞士博士 Dr., Karl Jarres

(六)巴威人民黨推出者爲郝爾得博士 Dr., Heinsich Held

(七)國家社會黨推出者爲陸登濱夫 Erich Ludendorff

以上各黨屬於右派。

是日德意志人民之投票數目。祇佔得全德有選舉權人民百分之六十八強。總票數爲二千六百八十萬二千五百二十七票。較之去歲國會選舉投票之數目減少三百一十餘萬票。以比例計算。減少百分之十五至二十。選舉結果。無一候選人所得之票數超過半數。因之德意志第二屆大總統亦不得隨之產出。不得已又定於四月二十六日爲第二次總統決選之期。今將第一次各候選人所得之票數記於後。

(一)葉瑞士博士 Jarres(右黨聯合黨)得一〇•三八七•五九三票

(二)白勞 Braun (社會民主黨)得 七•七八五•六七八票

(三)馬克思 Marx (中央黨) 得 三・八八三・六七六票

(四)鐵爾門 Thälmann(共產黨) 得 一・八六九・五五三票

(五)黑爾泊徐 Hellpach(民主黨) 得 一・五六五・一三六票

(六)郝爾得 Held (巴威人民黨)得 一・〇〇二・二七八票

(七)陸登道夫 Ludendorff (國家社會黨) 得六四・四七一票

廢票 三四・一五二票

總共票數 二六・八一二・五三七票

三月二十九日選舉之結果。以其所得之票數計之。左右兩黨成一相峙之形勢。在此種狀況之下。頗與中央黨以坐收漁人之利之機會。故大爲活動。左派之民主黨及社會民主黨。自知不能得最後之勝利。又恐足踏兩派之中央黨爲右黨所吸收。而下屆總統爲右派捷足先登。因此特別放盤表明態度。兩黨願犧牲此屆總統之被選舉權。并同時加入選舉中央黨馬克思爲德意志大總統。所以近禮拜來。選舉馬克思之呼聲高唱入雲。右派各黨見此形勢。得票數最多之葉瑞士亦聲明放棄此屆之總統被選舉權。以堅固其右黨黨員之心理。并聯絡農人聯盟會漢羅爾人民黨。又推出七十八歲帝制時代之老將軍興登堡 Hinden burg 爲此屆總統之候選人。故最近二三日右黨各報鼓吹選舉興登堡老將軍爲德總統之空氣。又佈滿全德矣。以現狀觀之。此屆總統爲何黨所得。固不可預知。總之不屬於右黨。卽屬於中央黨。左黨自無希望也。(一九二五・四月七・自柏林寄)



興登堡之又一肖像

▲四月廿六日之選舉　觀上紀心如君之通信。可知興登堡之出馬。係爲抵制馬克斯博士之運動。蓋非借老將軍之聲威與信譽。不足以敵中央黨之領袖也。據歐洲來電。在距四月二十六日一星期之前。選舉運動非常激烈。帝國團共和派各散傳單互相罵詈。共和派方面罵興登堡爲「虐殺者」「殘忍的獵犬」。帝國團方面則稱興登堡爲「真的基督教徒」「國家的英雄」「國之父」。而指馬克斯爲「猶太的國際精神之代表者」。惟以興登堡聲望隆重之故。中央黨民主黨之各機關報。悉對氏表示敬意。馬克斯在任何演說中。亦對氏表明尊敬。二十六選舉期日。據柏林電報所傳。選舉運動並無何等重大衝突。所可稱爲狂熱的現象者。僅有幾羣少年。乘汽車携旗幟。巡游市中。高呼興登堡元帥馬克思博士等氏名。助宣傳之聲勢而已。殆選舉結果逐次發表。社會形勢刻刻增其緊張。警官密布。時時梭巡。在二十六日晚間九時計算。馬克斯博士得票百五十萬八千。與興登堡得百三十七萬七

千。鐵爾門得二十五萬一千。此時馬克斯形勢猶優於興登堡。至十時以後報告。乃漸見興登堡之優勢。最後據官場臨時報告。投票總數為三千零三十四萬六千。興登堡得一千四百六十三萬九千票。馬克斯得一千三百七十四萬票。鐵爾門得一千〇七十八萬九千票。興登堡之所以得票獨多者。（一）因投票人比三月廿九日為多。皆為投興登堡而來者也。（二）因婦女之有權者皆相約投該元帥之票。稱之曰「吾等之父」。（三）萊因一帶本為馬克斯地盤。臨時改投興登堡者不少。

▲興登堡將軍之事略　將軍德國之普魯斯省人也。軀體魁偉。秉性剛正。祖先均以武功起家。及將軍之世。尤為顯耀。現年七十八歲。鬢髮蒼白。精神矍鑠。幼時受常人之普通教育。年十七即入陸軍將弁學校。二十入伍。充下級軍官。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普丹戰役中。曾受小創。療愈後。復進柏林陸軍大學。飽受軍事教育。畢業後又入軍中、充中級軍官。聲譽漸起。循資遞升。得膺軍長（每軍二萬餘人）要職。將軍復得盡其所學。大展懷抱。軍中同僚。莫不交相稱譽。從此將軍之名。乃大振朝野矣。退伍之年。即隱居鄉里。

代理總統西蒙士與其夫人在預選選舉所投票之影

以優游歲月。迨一九一四年八月初間。奧塞政爭。風雲陡起。恐怖消息電掣風馳。始而俄德宣戰。繼而法德釁起。德軍精銳。大半調往西境。以抗法師。東陲防務不免空虛。俄軍乃乘隙舉其精銳一衝而入德境之東普魯斯省。德軍之駐防於此者。為數無多。勢尤單薄。遂任俄國數十萬雄師。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當斯時也。德國東陲危險已達極點。舉國上下咸起驚惶。惟際此危急存亡千鈞一髮之秋。德軍統帥因思果欲東禦強俄。恢復失土。舍起用興登堡而外。實無他人勝任。蓋將軍雖久居林下。而其英名固仍彌漫國內也。德軍統帥乃飛電馳檄。調徵將軍。時將軍年已老邁。熱心救國。仍奮臂而起。受任為東路統帥、並携魯登道夫為其參謀。斯時東普魯斯省已悉被俄軍佔領。俄軍聲勢之大。莫之與京。將軍乃別出奇計。詳審地勢。佈防施攻。各得其宜。竟使俄軍十萬。盡成俘虜。更一鼓作氣。乘勝窮追。不一來復。失地統行恢復。且驅師而進擾俄境。至是德國上而公卿。下至婦孺、無不欣仰將軍之神武功略。能以垂朽之年。為國宣勞也。俄軍經此摧折。復又頻頻敗績。兩年之中。元氣大耗。至此德俄戰事乃告結束。然西境戰事正當激烈。將軍於東境戰事完結後。又復受命為德國全軍統帥。並晉授陸軍上將。統軍戰於西方疆場。馳騁數載。屢建奇功。旋以國內革命暴發。軍事停頓。將軍乃率其數百萬健兒。從容退歸德境。以鎮定態度辦理軍中退伍事宜。遠征軍

右黨聯合黨自辭總統候選人之葉瑞士

士。均得安抵鄉土。重理舊業。德境以內絕無因遣散軍隊發生擾亂情事。德國之治安賴將軍力而維持者實非淺鮮。及各事就序以後。將軍復又歸隱焉。溯自一九一八年以還。將軍從未出而參與政治生活。亦未任何職務。惟人望所集。在於一身。足跡所至。羣衆拍掌。今茲當選。蓋有由也。

▲興登堡之最近表示　將軍現雖年逾古稀。畢生實未參與政治事業。方在選舉之前。會鄭重聲明曰。吾老矣。本無祿利之心。惟吾國政黨雖未過多。亦不爲少。苟吾當選爲總統。吾素無黨派。更無偏見。或能綏衡吾國政黨之傾軋也。四月十九日曾身著軍服。佩鐵十字架軍功獎牌、在漢諾瓦Hanover市街矗立一小時以上。目不轉睛。檢閱國家主義黨徒二千人之整隊練步。又引見外國新聞記者。宣言曰「余如被舉爲大總統。則當依照憲章。保護國法。余於法比國界之安全問題。最所置重、東部國境亦當與關係各國會商改訂。對於帝政與共和孰擇之問題。則當答以今當國家多事之秋。此豈可問一私人之希望耶。」是夜並對內外新聞記者朗誦政見演說之原稿。聲韻鏘鏘。其文略謂「德國今日爲達成平和事業計。亟須恢復大戰中使德國名高中外之一致的精神。此所謂一致者。乃爲決不被煽動政治誘惑之眞正舉國一致。蓋非以國家主義者健全的感情之發動不可也。余當選後惟當根據德國之憲法與其對外之地位。爲祖國之最善的利益努力奮鬥耳。故余希望諸君勿向余要索煽動者流之政綱。泛論及於政治的諸係爭問題。要之今日急務惟在恢復德國之威嚴耳。以余之出任候補總統爲圖德國之軍事的復活。或使他國受其威脅。爲此說者。誣人實甚。其傷德國之平和的希望期於救母國之危急。參加於世界之進化者。亦莫此爲甚。余之目的不外欲恢復德國之威嚴。使德國國民與他國國民享有同等之地位權利而已。以歐洲大戰勃發之責任。歸諸德國。此厚誣德國者也。余確信諸君對於余有非立憲的企畫或反動的政策以及懷抱危險之陰謀諸說。當以一笑付之也。」云云。又於是日答復路透社通信員之質問書曰「余如當選、則於威爾塞條約中之軍事規定。其當尊重自無待論。即於他項規定亦當同樣尊重。余將來當行極和平之政策。竊意戰後常有使德國行冒險的新政策者。實爲至愚。且余以軍事的專門家之見地言之。德國今對於波蘭捷克等小鄰國、且猶不能完全設防。因此等國家雖小。猶較德國擁有甚强大之常備軍。並各各締結軍事同盟。可以完全提携故也。」至二十四日左右、興登堡在選舉運動中。仍時以國家主義相號召。謂德國確已戰爭失敗。故須擔負戰事之後果。但德國人民不欲永爲奴隸云云。興登堡之政見。大致可見也。


共產黨總統候選人鐵爾門

▲當選後之各方觀感　興登堡待當選之報告時。正居於漢諾瓦附近鄉間之友人家中。並不發興奮之狀。德國柏林各報。凡右翼黨報紙論興登堡獲選事。興高采烈。但措詞頗鄭重。左翼黨則非常鎮定。僅希望新總統不爲左右帝制派之莠言所動。德意志報與克勞斯報之言論可代表國民黨之意見。此兩報皆謂興登堡膺選。可視爲德國戰後復興之起點。並屬望興登堡爲德國恢復其在列國中之聲望。柏林時報爲外交長史特萊斯曼氏之機關。謂德國絕無復辟危險。而德國對外政策亦將維持

不變云。民主黨機關柏林日報。謂威廉第二之武臣。將在共和旗幟之下。國會社會黨議長之前。對民國憲法而宣誓云。其言可謂冷峭之至。社會黨機關伏維脊報謂民國因此選舉而處於危境。倘望熱心共和者有以助之云。法國報多抱悲觀。晨報 Le matin 云。此次選舉可以引起法國對德之大不信任。新首相班樂衞使下院取親德態度。當大感困難。日報 Le Journal 云。凡目擊最近二十四時德國國權黨之意志表示者。當不能更信德國之有平和的愛情。巴黎回聲報 Echo de Paris 云。大總統選舉已表示德國人心的狀態之不變。事已至此。相互保障條約可謂已不復成為問題云云。英國報紙則冷靜觀望者為多。惟泰唔士報稱。以德國與英國之利益而言。興登堡之獲選。實可扼腕。此事嚴重。以其顯然表示德國千百萬選民仍抱有帝制與復古之思想也。以擁護德皇室者為元首。其必增法國等處之不信任。殆無疑義。如德國在興登堡下。對於道威斯計畫不表示忠信之態度。則英美將更不能借款與德國云云。每日電報稱。興登堡在政治上殆無何等價值。其能獲選。大都為前海軍大臣賓璧脊之力。賓乃歐洲最活動而最危險之政治家。今將偕其友輩積極利用現有之機會云。晨郵報稱。柏林興登堡之凱旋。即德國民主政府之薤露云。每日畫報稱。恢復德皇室之形式。其事小。恢復德皇室之精神。其事大。今德國至少


國家社會黨推出候選總統之陸登道夫

已採行第一步矣云。美國報紙則非如法國之悲觀、亦與英報之感想略異、紐約報紙七部視此為崇拜英雄之結果。紐約講壇報謂德國又趨於反抗固執及與衆隔絕之方面。世界各國宜注視之云。紐約時報電稱。德人為感情所驅逐。置興登堡年齡與其保皇嫌疑於不顧。皇室雖不致早日恢復、但此選舉可為德皇乘此歸來之屏障。不過此舉將有內引擾亂外召疑慮之大危險耳。

此外鄰近德國之各小國。則輿論頗為奮興、如塞爾維亞之半官報稱。此將為德國運動修改各項條約袪除各種障礙以恢復其世界主人翁地位之起點。而波京華沙各報更希望協約國設法自固。以防德國侵害。可見其畏忌德國也深矣。再觀遠東之日本各報。則大都謂此為德國復古之徵。惟報知新聞與日日新聞則謂興登堡乃以資望獲勝、每日新聞之意。選舉將否復古。端賴列強之態度。尤以法國為最云云。至於各國個人間之觀察則最有趣味者。為二十七日倫敦電傳前英相喬治語人。謂在魯爾與柯洛業針刺政策之後。興登堡之被選為德總統。乃不可免之事。渠以為興登堡膺選、未必有重大影響及於德國政策云。此誠確有見地之言。又據柏林二十八日電。德總理洛德與興登堡會商各重要政治問題。得滿意結果。旋報告內閣。一致投票贊成留任。國會各界之意。德國對外政策。至少暫無變更云。

五一運動之勝利品

八小時工作之新趨勢

記者



五月一日爲全世界勞工最可紀念之一日。先是一八八五年十月七日。美國勞工同盟大會在芝加哥開會決議以每年五月一日爲期舉行以一日工作八小時制度爲目的之示威運動。至一八八九年美國社會黨在法京開大會亦議決以五月一日爲世界勞工運動之紀念日。集中民衆之勢力謀勞工界生活之改善。數十年來迭收效果。如減少時間。增加工資改良衛生保險教育等事。先後得相當成績。而八小時工作制尤有成爲國際的立法之趨勢。不可謂非五一運動之一大勝利也。方華盛頓第一次國際勞工總會開會。八小時間制條約案。最爲會中所重視。乃其後亘五年之久。束之高閣。無人過問。過去六十年間勞工界渴望之八時間制。一時幾陷於絕望之境。迄至最近。已漸有成爲國際的勞働立法之曙光。本來主要工業國對於華府勞工會議工業的企業之一日八時間一週間四十八時間工作制度採擇案。延不批准者。實由於戰後國際間激烈之產業競爭。以爲工作時間延長則生產力爲之加大。緣是一味主張延長工作而工界多數又動於一時的收入之增加。亦鮮有出以有力之反對態度。其尤爲批准之障礙者。更因道威斯案實行後非增加生產不能解決德國賠償問題，爲增加生產計。一般議論共認爲非延長勞働時間不爲功。千九百二十三年十二月德國乃以緊急命令設廣汎之例外規定。許可工作時間延長。首從魯爾地方鑛業及金屬工業實行。繼而推行於全德之各種企業。據去年五月德國工團組合總同盟調查。當時工場數四萬六千百廿二。工人數二百四十五萬三千五百廿三名之七種重要產業內。工場之百分三十三零五。工人之百分五十四零七。均超過一週四十八小時之工作時間。因此大爲總同盟所不滿。在去年日內瓦第六次國際勞工會議席上。時間制條約案之批准。亦爲討議之中心問題。而德國之上述情形。尤爲非難攻擊之的焉。今考查各國八時間制之施行狀況。則英國雖無法律之規定。而實際上工人在八時間以內作工者逾七百萬人。實較任何國家爲盛行。法國於一九一九年四月有八小時工作制之法律。曾爲華府條約案引作模範。目下受該法之適用者逾五百萬之工人。其他波蘭比利時瑞士等亦已施行八時間制。且以意大利之反動政治。專務抑壓社會黨。削弱工團組合之勢力。而首相墨索里尼氏顧能洞察時勢之推移。採保護勞工之政策。對八時間制度。不復提出於國會。專斷的向國民聲明。於本年加以批准。今查批准該約已在聯盟事務所註册完竣者爲奧大利。布加利亞。捷克。希臘。印度。維馬尼亞。

意大利七國。其主要產業國所以不遽批准者。蓋恐一經自就束縛。對於未批准之國家。將失其競爭之便利。觀於意大利雖已批准。而註冊之時。仍聲明須於英法德比瑞諸國批准註冊之後實行。可知非各國一律批准。將無完全實施之希望。英法兩國工部大臣。鑑此形勢。於去年七月會商於巴黎。關於華府條約之批准。交換意見。嗣於九月在瑞士京城又開英法德比四國勞工大臣之協議會。其結果大著共同批准之曙光。英法二國已提出批准該約之法案於國會。德國亦已準備批准。與大利之下議院且於新關稅率作成之時。決定授權政府。使對於未批准該約之國家進口工業製造品。得增加百分之三分三關稅率云。此外本年一月比京所開工團組合國際聯合事務局與社會主義國際工人會執行委員之聯席會亦決議本年五一節以八時間制之批准為標題。由此可見六十年來勞工界惡戰苦鬥之八時間制大有成為國際的立法之可能也。

冷廬雜綴

女鬼訴冤

漢何敞為交阯刺史。行部至蒼梧郡高要。暮宿鵲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父姓蘇名致富。妾孤身羸弱。不能自振。欲往旁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故問之。壽因提妾臂曰。少愛有色。甯可相樂耶。妾時恐怖不肯聽從。壽即以刀刺脅。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缸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因斬壽以報女冤。

腹中之畫

唐明皇遣吳道子乘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疋素寫之。半日而畢。明皇後幸蜀。皆默識其處。

上海婦女之保護童工運動

心冷



程婉貞女士在上海婦女會之演講

保護童工。在最近期間。已引起我國大都市一般人之注意而上海婦女團體對此尤爲努力。其最能盡力于此項運動者。厥惟國際婦女會。此會爲英國婦女會。美國婦女會。日本婦女會。上海女青年會。上海婦女會集合而成。成立以來。已有三載。平時僅以服務社會爲宗旨。但未嘗有何具體的辦法。今乃決意從實際上着手。注意于上海童工問題之研究。於是組織委員會。一方調查童工狀況。一方研究如何可以實行保護童工。結果遂有要求工部局須行保護童工法律之請求。工部局對此問題。亦表同情。並成立童工委員會。推定委員九人。由英美日及中國四國人組織。惟會長及書記。則由工部局委派。該會成立後。對於租界以內所有十人以上之工廠。調查其工人中未滿十二足歲之童工共有若干。以謀救濟保護。結果遂有下列數種之建議。

一、兒童之年齡在十足歲以下者。不得令其作工。

二、在工作時。每兩星期中。應給予一日之休息。

三、四年以後。則凡未滿十二足歲之兒童。不得令其作工

此種建議。雖無何種特殊之點。但以目前之工廠情形觀之。則欲使實行。亦非易易。蓋大多數工廠。對於工人工作之時間。每超越十二小時以上。小規模工廠。除年節外。幾無日不作工。即大多數之絲廠紗廠。亦僅在節日及朔望給假。平日固難得休息之機會。且兒童作工。亦能補助父母之收入。一旦禁止童工。則經濟方面。即生影響。中國農商部雖於兩年前。曾訂有暫行工廠通則。於童工亦有限制。但此項通則。迄未實行。故多數貧家兒童。仍在作工。無形中戕賊其身體。言之殊可慨也。

工部局既接收此種建議。但無權力可以定奪施行。因工部局章程。於工廠方面之法律。向未訂定。苟有所限止。非由納稅西人會通過不可。本年四月十五日。納稅西人會開會。國際婦女委員會於事前即努力於保護童工之運動。分派會員向各西人男女團體演說。並於通衢及報章。戲院。大張「解放童工」之廣告。以引起社會之注意。但工部局納稅西人會以不足法定人數。未能開會。致童工問題。亦未解決。此爲國際婦女會最失望之一事。但目下工部局方面。正在籌畫召集特別會議。苟會議成功。通過保護童工之條件。則上海數萬童工能得良好之保障。實爲有功于人道之事業。說者謂貧家兒童不令作工。實使其父母發生兩種困難。

一、兒童工作。究能取得幾許工資。補助父母工資收入之不足。苟不令作工。則經濟上立時發生影響。

二、父母入廠。兒童則禁止其工作。但父母對於兒童無從看管。常致發生種種危

險事情。不如攜帶入廠之一舉兩得。爲此說者。固未嘗無理由。但吾人苟往參觀工廠童工工作。即可知兒童工作之非所宜。即如某次余往參觀絲廠。一入廠屋。熱氣蒸騰。幾不可耐。童工之年齡有僅五六歲者。作「打盆」之工。計自晨間五六時進廠。須立至晚間六七時始息。其工作時間乃在十二小時以上。且飲食方面。尤難得充分之滋養。僅攜少許食物。聊以充饑。彼等工作。係在沸水中撈絲。雖執有各種器具。但亦極爲危險。彼等面色黃瘠無華。不類稚齡之兒童。細察其所以作工之由。則大半爲家長所逼迫。而其中尤以童養媳及被拐兒童爲最多。據最近報紙揭載。有一小規模銅廠中。有三十一童工。俱爲被拐之兒童。以上海地方之廣。則此種現象恐遍處皆是也。

紗廠方面之童工。較絲廠方面稍爲年長。大都係八九歲之兒童。而工作時間。竟有在十六小時以上者。並有時須作夜工。兒童究較成人易倦。故吾人常聞童工於晚間倦睡。被機器捲斃。或發生其他種種之慘劇。使吾人對於保護童工之運動。益覺其重要而應努力進行者也。

國際婦女會既努力於保護童工之運動。其主張有兩種。

一、請工部局訂定保護童工之條例。切實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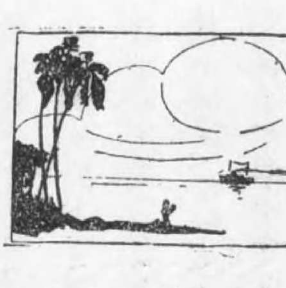
二、請工部局立市民所納稅款中。撥出若干。興辦義務學校。以教育工人之子女。

但在未能實行以前。則由婦女團體分向工廠方面接洽。請其出資創辦義學。以教育童工。使兒童得半工半讀。一方減少其工作。一方增進其智識。揆情度理。尚不致有何困難。目下已在進行。但望社會予以協助。早觀厥成。由上海而推及全國。使貧家兒童。蒙厥福庥。社會之幸。抑亦國家之幸也。

春之無聊

鐫冰

夢痕難覓淚痕多
怕凝眸，
偏要凝眸。
愁壓春山，
何處埋愁？
儘銷魂，
倚遍闌干，
將落花瓣兒細數。



中國之海軍（三）

愼予筆述

海軍之離合

甲　西南海軍之變遷（續）

十年陳炯明叛變。中山自總統府避難。深夜至海珠。適海軍將領甫自東堤宴歸未散。故中山乘小艇至海珠。時先由衞兵入報。謂總統府有人來。嗣由孫祥夫出視。見爲中山。則大驚。乃由溫樹德等迎之入。乃知葉舉已率兵圍總統府。卽不令省河各艦。集中黃埔。中山乃上楚豫艦。被押之毛仲芳等亦由海珠移至黃埔。押肇和艦中。爾時溫樹德似尙誠意愛戴中山。翌日親與中山率永豐永翔同安豫章楚豫五艦。砲轟叛軍。粵軍第三師魏邦平本約同時舉事。及海軍開砲進攻。往復四五次。魏仍無動情。海軍不得已。乃退守黃埔。溫見陸軍不肯爲中山出力。星夜乘艦回省城。在沙面與粵軍將領晤面。陳炯明乃乘機以四十五萬鉅金動之。溫由是心變。泊於黃埔之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不受中山指揮。所餘者僅永豐楚豫豫章三艦。同安亦已隨永翔泊白鵝潭。是時魚珠砲台已爲陳炯明部胡禮和所得。欲砲擊中山乘艦永豐。惟恐砲火延及海圻等艦。溫乃下令使海圻等先駛往蓮花山駐泊。永豐先時得諜報。乃謀深夜潛由小港隱入長洲之陰。以避之。豫章等吃水達九尺餘。而港深僅七尺。忽是夜大水漲二尺餘。乃得出。此中殆有天數歟。次日孫謀由長洲砲擊海珠。無效。乃卽晚在永豐艦召集會議。商議最後辦法。爾時陸軍參謀長爲蔣介石。海軍參謀長爲吳煦泉。蔣主翌早攻車尾。吳主卽夕行。後從蔣議。次早卽發。永豐船頭受六砲。卒進泊白鵝潭。居四十九日。乃是時北伐軍因在英德受挫。退至福建。葉舉派人運動豫章艦長歐陽格。約能捕中山者三十萬。逐中山者十八萬。中山先聞不穩消息。乃乘英艦至香港。而參軍林某副官馬驟爲歐陽格所帮勒索五萬。及中山抵滬。歐陽遂聯溫（樹德）降陳（炯明）焉。

本篇之談話者

吳煦泉君

中山既去粵之滬。海軍全部隸陳。派肇和楚豫至汕頭駐守。肇和艦長田

士蜨派代表求謁中山。表示好意。及滇桂軍返粵。田士蜨遂離溫而獨立。自稱海軍司令。升肇和幫帶盛延祺爲艦長。西南海軍重演二次分裂。歐陽琳率領敢死隊乘小輪至黃埔。截刼永豐艦。逃赴汕頭。溫樹德先期得訊。派海琛永績在虎門監視。但見該輪自旁駛過。未敢發砲。其故一以海軍同類。不欲毀及船隻。二則溫部士兵。均係新招。來自齊魯鄉間。少槍砲知識。及中山返粵。溫派代表歡迎。後聞中山已任命盛延祺爲肇和艦長。認汕頭海軍爲獨立部分。復變態避匿香港。不露面。後中山派吳煦泉及楊虎爲海軍特派員。屢派代表與之接洽。允仍與海軍司令。溫始復投中山。惟一面仍派永績艦長稍悌昆同安艦長胡文裕在港與吳佩孚代表密相往還。於是當時海軍投北之說大盛。乃有人主張斷絕溫部煤炭之供給。以斷其出路。溫曾私向港商購煤四百噸。而港海員多爲中山信徒。早聞海軍有北歸訊。故不肯爲之裝運。溫不得已。處處向中山表示服從。以事掩飾。復請祗須與以煤炭之供給。所部即可開進虎門。駐泊黃埔淺水艦且可進泊省河。(當時溫部艦隊方集中虎門外赤灣地方。)中山以誠待人。不之疑。不意溫得煤後。乃以欺詐手段應付中山。除以小艦若干駛進虎門以敷衍面子外。一面復派親信運動魯籍水手。藉口索餉。叛變肇和艦長。



前海軍總司令杜錫珪

艦長盛延祺。竟於是役遇難焉。

當時汕頭方面。本由李烈鈞代行大元帥職權。改編洪兆麟部殘衆。聯絡駐汕海軍。後許崇智自閩返粵。欲得汕頭地盤。後李欲率海軍至廈而浙督辦盧永祥。亦派其子小嘉前往接洽。謀以汕海軍駛浙滬。維時上海海軍亦已宣告獨立也。永豐方欲啓椗赴廈。廈時在臧致平手。與盧一致。忽一部份魯籍水手。起而爲難。艦長及副艦長均被刺。溫既使人刺肇和艦長。乃派海圻海琛由赤灣至汕頭。收復肇和。助洪兆麟林虎返戈奪汕。溫樹德在省。經中山質問。無辭可託。乃隻身逃汕。惟省河海軍表面雖服從中山。暗中仍與溫通。汕頭海軍則公然樹幟反抗中山矣。北方吳佩孚見西南海軍已自相齟齬。以爲有機可乘。數使人說溫勸降北。復以百萬鉅款及青島地盤誘溫。溫爲之動。乃率汕頭海軍北行。一面派員密令省河永績等艦逃出虎門。同時投吳。溫歸北後。在青島因奪練營故。與杜錫珪幾致決裂。經吳調停。始得息爭。西南海軍自溫北歸。已告一段落。現在留粵者。僅永豐(現改名中山艦)飛鷹(已廢)舞鳳福安等數艘而已。

乙 北方海軍之變遷

海軍自民六啓分裂之端。其留北部份。主要者爲海籌海容肇和應瑞等艦。肇和則即於是歲南歸。北方乃以原有第二艦隊司令姚懷文升令總司令。并踐約以林頌莊爲第一艦隊司令。杜錫珪爲第二艦隊司令。不幸林以病死。林死之際。北方適派楊樹莊接洽西南海軍北歸。方有成議。故第一艦隊未即派人。欲以畀林葆懌。嗣粵艦未能動。林葆懌隻身北歸。因畀以海軍中將。爾時現海軍總長林建章方升任海籌艦長。派赴海參崴充代將。因漸與奉段間接近。又現充第一艦隊司令之陳季良。爲江亨艦長。率利綏利捷兩砲艦。至黑龍江。駐防廟街。陳因助俄匪砲擊日商民。發

生國際交涉。頗不利於中國。松花江航權。至今未能收復。陳氏且由中日約定。永不得再充海軍將領。嗣陳以與杜有私交。乃得復充今職。惟以避日人耳目。故以字行。陳蓋本名陳世英也。

杜錫珪自得充第二艦隊司令後。雖其統率者俱為淺水砲艦。無大實力。而以長江上游多事。因緣時會。周旋於各軍閥之間。最初與兩湖巡閱使王占元關係最深。適吳佩孚以一旅長奉曹錕命奪岳州。其所率之七十三團雖以勇敢善戰名。而一聞湘軍驍勇。望風而靡。莫敢登峯。吳乃竭力向杜說項。求為己助。杜允之。派楚觀江貞江元開砲轟岳城湘軍。吳部怯。

前海軍總司令　蔣拯

仍未敢登岸。吳甚惶急。親自登艦指揮。用衛隊機關槍連。排列後陣。督隊上岸。復由艦隊再發砲轟湘軍。七十三團乃得以砲火掩護。乘虛而入。湘軍經此一挫。遂萎頹不振。吳下岳州後。直入衡陽。被擢為師長。故吳之成名。得力於海軍者獨多也。杜之助吳。表面雖係允吳之請。實際係受王占元命令。與曹錕尤無絲毫往還。惟王占元初與杜約。每月允協餉十萬。及兩湖既定。事過境遷。則又悔不踐約。杜數派參謀長許鳳藻往索。王虛與委蛇。未見實效。適值曹在保定開壽筵。杜正以索餉事在京。便道赴保祝壽。曹一見傾心。倍致親密。立給現款二萬。并准一二星期內再匯五萬元。為海軍餉。自是以後。海軍與曹乃發生關係。而杜錫珪感恩知己。竭力助曹。與王（占元）則以餉事發生惡感。往還漸疏。及趙恆惕起兵逐張敬堯。湖南重入民軍手。二次出兵北伐。海軍遂不助王。王以是遂逃。及王走。海軍復助直軍。收復漢陽兩湖。自是遂入直系軍人之掌握。

直奉戰時。徐世昌為防滬第一艦隊（林建章部）助奉。派薩鎮冰南下疏通。薩任海軍界為先輩。海軍將士泰半出其門下。既抵滬。孤身登艦。時海容艦長周兆瑞。海籌艦長甘聯璈。林建章欲登艦指揮。為周所阻。兩艦長受薩命。巡駛烟台。任秦皇島一帶。砲轟奉軍。林臨時復得奉電。囑為相助。然已無可奈何。當時海軍中助直最力者。為楚觀艦長陳季良。戰事既畢。奉方受挫。林撤任。周（兆瑞）升第一艦隊司令。甘（聯璈）升第二艦隊司令。陳（季良）代理海容艦長。而現任第二艦隊司令之許建廷。則為海籌艦長。

青島自在日人手中收回後。海軍派永績海籌兩艦駐防。是時各方反直空氣大盛。反直派乃以鉅資令二艦南下獨立。每月協餉。由浙擔任。推林建章為領袖。現任海容艦長曾以鼎為參謀長。周兆瑞以事適在滬。林以同學關係。力邀相助。杜錫珪亦派員向周說項。謂滬海軍獨立與汝無關。倘能返甯。仍供原職。決不相責。而周利滬部有鉅款。不允返甯。在滬濱與林相共。及東南戰起。周又反覆。乘海籌艦長假去。率艦私出淞口降杜。滬海軍之命運。亦遂於是告終。

林建章在海軍少心腹將士。以滬海軍獨立有功。及反直告成。乃擢升為海軍總長。當時海容艦長陳季良首先聯絡應瑞艦長陳紹寬通電反對。適齊燮元又二次稱兵淞滬。林不得已。迭派員南下疏通。升陳季良為第一艦隊司令。許建廷為第二艦隊司令。楊樹莊為總司令。各將領士兵不得更動。為交換條件。林氏乃安然宣告就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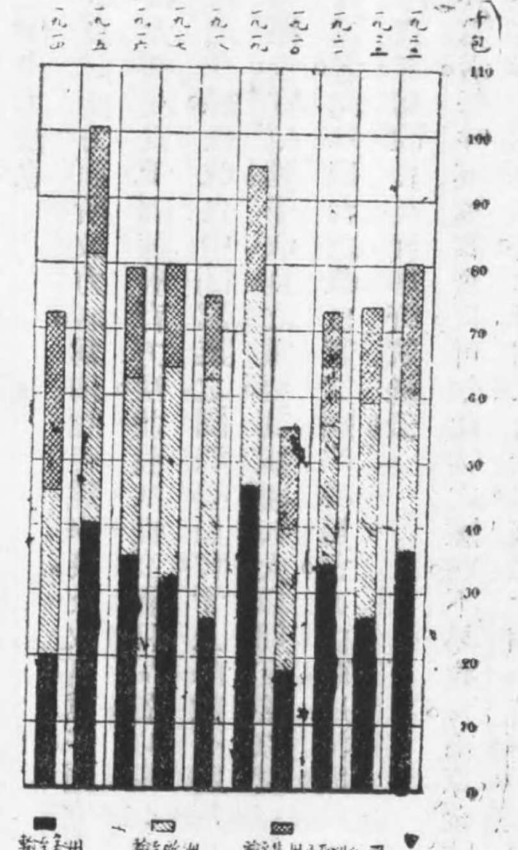
中國生絲業近狀

John H. Reisur 著
受百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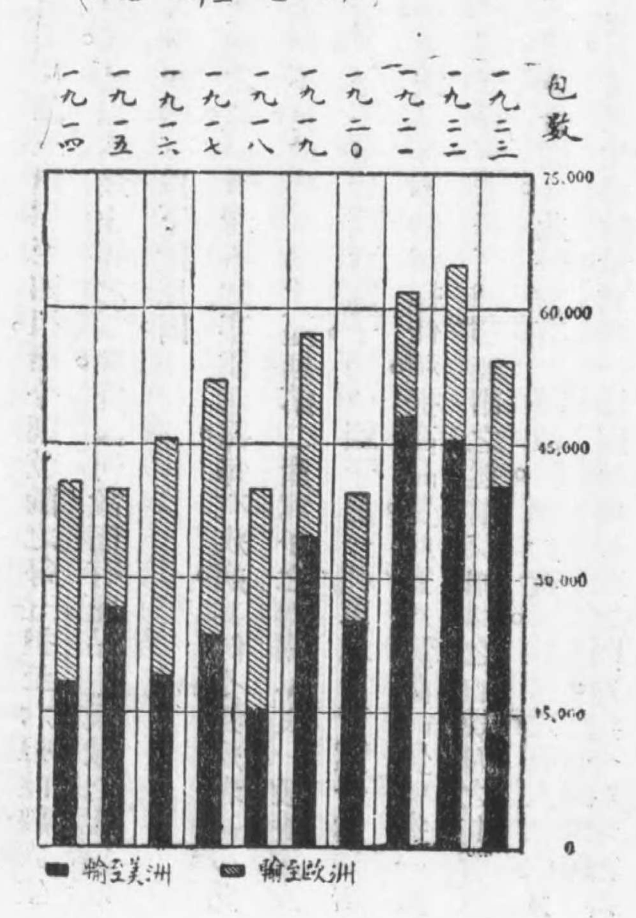
中國所產品質最佳之生絲實爲全世界生絲之最佳者。但近今中國生絲之信譽銳減各國絲商頗生訾議謂其品質多屬次等。此種現象隨處可見之然則中國之絲將何以立足世界商場將作何準備以改進其所處之地位乎。

中國產生絲之地可分爲三區。各區所產者各有其特色。第一爲長江下游一帶。如江蘇浙江安徽諸省實產絲最重要之地所產者人多泛稱之爲上海絲。世人之所以稱中國之絲爲世界最優者其所指多係上海絲也。第二爲廣州一帶稱爲廣州絲其質料與前大相懸殊可用以製柔軟之絲織品。上海及廣州絲多係食桑葉之家蠶所產者。第三爲中國北部一在山東一在南滿洲。此乃產野蠶絲之地其絲係一種以某種橡木爲食料之蠶所產府綢即用此絲所織成者。除上述之三區外其餘中國各地產絲者雖甚多但其產品多于國內銷售。鮮有輸出外洋者。

數年來美國方面嘗屢次鼓吹廣州于繅絲方法應加以改良。但上海之繅絲廠于此改進頗爲遲緩。此蓋因美國乃廣州最重要之主顧。在最近三年間其出口之生絲輸至美國者約占百分之七十五。在近十年間平均約占總出口額百分之六十。上海所出口之生絲輸至美國者約占總額百分之四十。歐洲平均約占百分之三十七。亞洲及非洲平均占百分之二十二。茲將上海及廣州近十年來生絲出口情形列表說明之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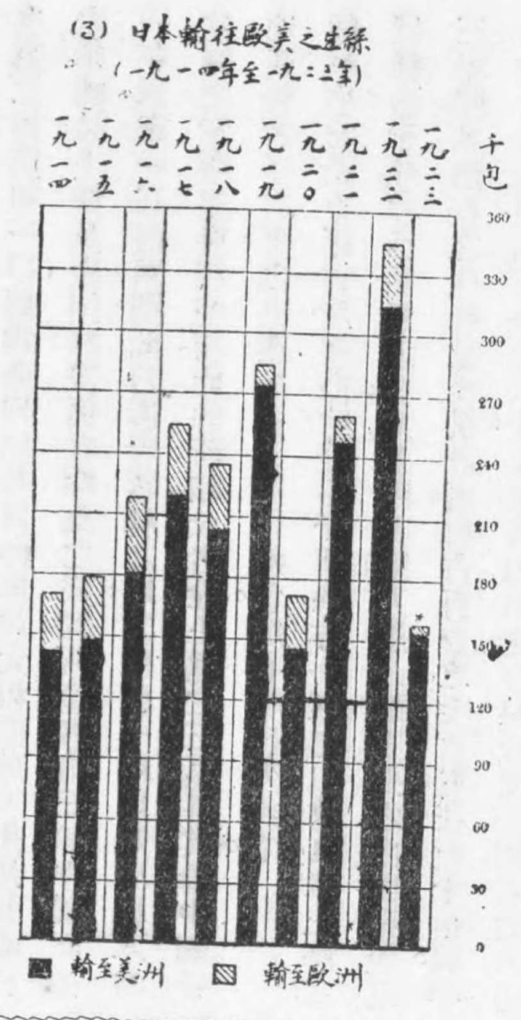


(1) 上海輸往歐美非及亞洲其他各國之生絲（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三年）



(2) 廣州輸往歐美之生絲（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三年）

日本為生絲出口最多之國家。亦即中國對於世界最大生絲市場即美國之勁敵。日本與美國于生絲貿易方面之關係可于下表內見之。



當一九二三年中國出口之生絲。其輸入美國者約百分之五十五。而日本出口之生絲。于近十年間其輸入美國者平均達百分之九十。吾人可自紐約之生絲市價觀察中國生絲之質料與歐洲及日本所產者有何區別。泛言之。日本最上品之生絲其售價多高于廣州生絲。而上海最上品生絲其售價多較意大利所產者略高。而遠在日本及廣州生絲價格之上。于近十年間美國所消費之生絲其價額達美金二十一萬四千零二十六萬三千三百六十三元。此中中國所得者約占六分之一。日本約占四分之三。在日本方面此實為其應得之結果。彼蓋對于蠶繭之生產無時不努力改良擴充。務使與其主顧之需求相應。而後乃得此酬報也。於近十年間廣州生絲之每年出口總額略有增加。而上海則于最近四年間其出口較前四年時轉略形減少。現廣州及上海蠶繭之品質已不如前。此乃無可諱言者。以前長江下游一帶所產之上等乾繭。每繅生絲一担。祇須用繭三担半至四担。而今則乾繭之每五担至六担能製成生絲一担者。已以為最上等之貨矣。究因何故而有此品質銳減之現象耶。據吾人所知約有以下數原因

第一產絲之蠶。因育者不知審慎選擇。每有疾病。其健全無病者甚少。此多因氣候不良。故疾病易于蔓延。第二產蠶子之機關不良。一般養蠶及產蠶繭者。每不自行產育蠶子。而依賴于另一種專以產育蠶子為業者之供給。此輩又多不知選擇佳種。提高品質。此實為蠶繭品質轉劣一重要原因。第三養蠶者每有種種無謂之迷信及相傳之陋規。因之其育蠶方法不能盡合衛生。此外尚有別項原因。難於盡述。綜言之。吾人欲改良生絲品質擴充生絲數量。實為一極困難與複雜之問題。迄今就未籌得一適當之解決方法也。

近來于改良蠶繭方面所致力者。為創設養蠶學校及改良蠶子。國立之養蠶學校大都注意于訓練養育方法。並設法提高蠶種品質。以期改良各地所產之生絲。近改良中國蠶業之國際委員會于上海設有總局。由政府津貼經費。宣傳蠶子改良之重要。其規模甚大。以期直接以蠶種分列于各養蠶者。此外烟台之改良蠶業國際委員會。亦由政府津貼。該機關所最注意者。為改良及發展野蠶絲云。

中國之養蠶者。每呼其蠶為寶貝。可知此物之脆弱。不易養育。南京金陵大學之養蠶部。于去年春間曾育蠶二百餘萬。每二十四小時內須餵食四次至八次。日間與夜間相同。其餵食之次數。隨其年齡之漸長而減少。該校備有養蠶用之木盤凡三千有餘。每日須洗滌更換。每日所消耗之桑葉約八十餘噸。從事于養育者達百餘人。當結繭時所用之柴堆高積如山。繭結成後。產卵之蠶蛾。須一一用顯微鏡察驗。此乃一迂緩困苦之

事。但欲減少蠶病。增加產量。提高品質。則此乃不可省之工作也。養蠶者亦未嘗不願改良其養蠶之方法。但彼等多富于守舊性。若有其不相識者。籌得一新式之育蠶方法。尚未經彼親自或其隣人試過。確有成效。則決難望彼能欣然採用之。彼亦何嘗不欲以上等之繭售予繭商。以增加其進款。但彼以爲質優之蠶。所消耗之桑葉較多。養育之成本較巨。故結果其蠶繭之售價雖略增高。而其淨利仍與前相仿。此說亦未嘗全無根據也。

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三。此十年間。上海生絲在紐約之市價。每磅最低爲美金二元七角一分。最高爲十元三角八分。此時期內。最初二年間之平均市價。每磅爲美金三元九角二分。最後二年間之平均市價每磅爲八元七角七分。換言之。卽中國生絲在紐約之市價。已增高二又四分之一倍矣。

現今養蠶者其蠶繭之售價如何。一時尚未能詳悉。但于近十年間。蠶繭之市價。未嘗與生絲市價同時增高。則人所共知者也。吾人若望養蠶者努力改良蠶繭之品質。則必須担保其進款確可增加。否則從事于此業者。守舊迷信及自私自利者居多。欲以空言望其自動改良。恐非易事也。從事于絲業之各種商人。其所担負危險之大。莫過于養蠶者。較上級之繭商絲商等。其入款大都與其所負之危險相抵。故欲維持或提倡中國之生絲業。最穩妥之法。惟有担保養蠶者。彼若能育較優之蠶繭。必能得較高之進款。如此則可減少其所負之危險。彼方願努力講求改良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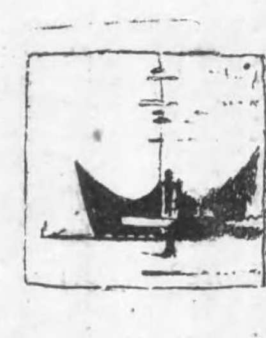
近今人造絲之發展。有一日千里之勢。此于生絲之需要。有極大影響。中國人民之從事于生絲之生產及製造者。達數百萬。故人造絲之發展于中國人民生計方面。極關重要。美國于近十年間。其人造絲之生產。已增多百分之一千五百。當一九二三年。其所產達三千五百餘萬磅。此外復輸入約四百萬磅。一年間所消耗之人造絲。共達三千九百萬磅。最近中國亦漸有使用之者。當一九二三年。上海及廣州之生絲。輸入美國者。共九百十六萬七千磅。美國生絲之輸入總額。約達五千萬磅。該年人造絲之產量。較一九二二年時。增多約百分之四十七。近美國各種絲織品。以人造絲代生絲織製者日益增多。絲襪卽此中之最顯著者。此後人造絲將發展至何程度。生絲之需要。將受何種影響。頗難預測。惟知生絲之市面。終不至完全覆滅耳。但中國而望維持或改進其目前生絲在世界市場上之地位。則非于此加以深切之研究。誠摯之毅力。及雄厚之資本。其生絲業之前途。頗難樂觀也。

金陵春思

蔡孟盦

王氣金陵黯落暉。新亭客到淚沾衣。道旁柳歎垂垂老。陌上花吟緩緩歸。百感似雲時起滅。六朝如夢記依稀。白頭江總重來日。賸有無情燕子飛。

羅幕珠簾半上鈎。秦淮兩岸有珠樓。瓊枝誰遣朝朝見。璧月眞宜夜夜遊。舊院頓沙金邐迤。新聲崑弋鈿筌徙。江山銷盡風雲氣。天子無愁伎莫愁。(用成句)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

（由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

公展

（一）國外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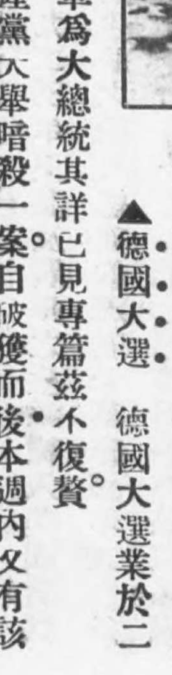
▲法國政局　班樂衛內閣。自二十二日衆院之通過政府信任案。已完全成立。惟國會當時並未言及政府宣言書。政府行政方針。國會猶未表示贊許。據論者觀察。政局現仍未入坦途。蓋以內閣之組織。雖全係左翼系份子。然其政策。在左翼多數人觀之。尚嫌過於和緩。聞左翼各黨於二十二日各政黨曾開會議。政府宣言書即未能完全表示滿意。而社會黨之態度。亦復可疑。尤不滿意於新政府廢止赫里歐關於。（一）亞爾塞斯勞蘭省。（二）羅馬敎廷。（三）縮減軍役。（四）資本稅之政策。至在反對黨一方。內閣政策之宣言。雖能合其意見。但凱勞之加入內閣。又非其所能容忍。故衆院之多數黨。雖願擁護政府。然不贊成其政策。少數黨雖贊成政府之政綱。然不願投信任政府票。內閣之基礎。以此尚不能遽認爲十分穩固。參院方面。新財長凱勞。於二十三日。復出席於該院。作預算案之討論。院內並無示威舉動。與二十一日衆院開幕時之景象。迥乎不同。此則又可爲新內閣慶幸者也。現國會將休會至五月二十五日。觀察大勢。在休會期間以內。政治上當不至更發生重大問題矣。



南遊之後藏班禪額爾呢

二十三日巴黎發生黨案。幸未惹起政局糾紛。前總統米勒蘭所創立之愛國青年團團員。是日從市選會歸來時。中途爲共產黨所襲擊。死二人。傷八人。而共產黨有二人被擒。主席於市選會之衆議員。戴定格氏夜半偕友赴車站時。亦被人開槍轟擊。有三人中彈。次日戴定格即在衆院提出質問政府案。但衆院辯論後。卒以三三〇票對二〇四票。通過信任政府有維持秩序能力之案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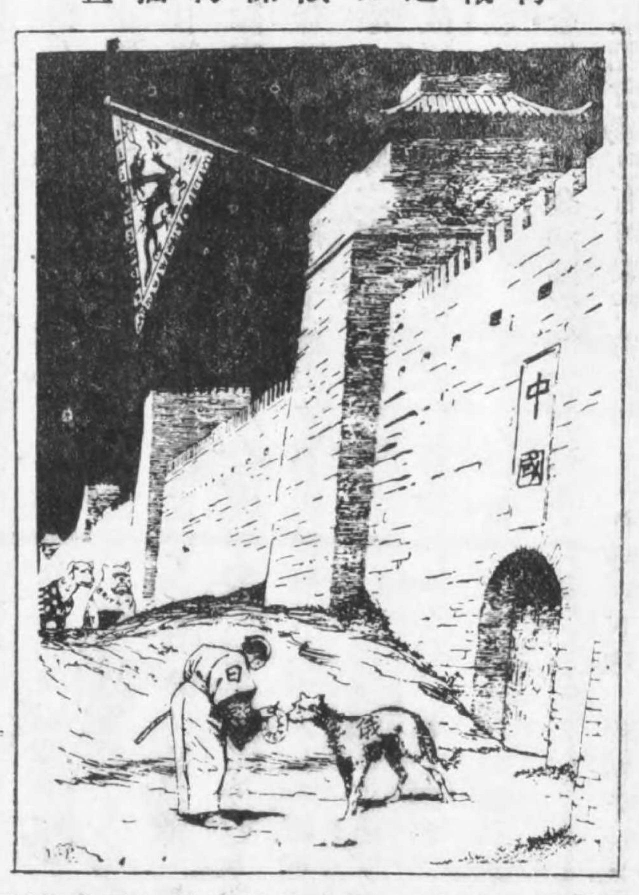
▲德國大選　德國大選業於二十六日選出興登堡將軍爲大總統其詳已見專篇茲不復贅。



▲布國內亂　布國共產黨大舉暗殺一案。自破獲而後。本週內又有該黨祕密委員孟諾夫等數人拘捕被殺。據二十四日布國內務部大臣維塞夫將軍。告外國新聞記者。設政府所得證據。證明莫斯科之共產黨及

其他與共產黨有密切關係之其他機關。已在布國各處組織祕密社會。其社員每月向克萊木林地方之監督人領取津貼。並按暴行次數收取酬金。現被拘人數不足一千五百。須以聯合的努力始可戰勝此無政府黨。布國願有和平。但不得不與共產主義奮鬥。尙望文明世界在布國艱苦時代予以精神上之扶助云。在被捕諸人中。有公田黨領袖數人。現已釋出。因已查明與共產黨之暴行無關。尙有一百人亦皆出獄。但布政府皇家律師。於炸彈案要犯供認後。尙稱除教堂已查明暴行外。公田黨尙擬在布京內外有攻擊國會奪取郵電局之舉動。僅因軍事當道嚴加戒備。其謀未能實現云。至因此次暗殺而生之損失。聞估計修理被毀教堂撫卹遇難者家屬及供給傷者贍養諸費。約需布幣二十萬萬枚。現從暗殺案本身觀察。似已不難水落日出。結案當亦不遠。惟此一事現復惹起種種題外之紛糾。一則亂事發生以後。布政府曾要求巴黎大使會議議准其增加陸軍一萬人。以維國內秩序。該會議當許其於五月以前如數增加。駐南斯拉夫英法意公使當以之通告南斯拉夫政府。該國因之又起恐慌。卽由內閣議決要求大使會議將議決之五月底遣散布國政府新招陸軍辦法嚴密執行。同時德國政府復認爲南斯拉夫之干涉布國。將釀起巴爾幹之戰事。深加注意。二則英國工黨議員威治胡等。於教堂炸彈案發生後。游布京數日。聞曾對外國新聞記者發表一種言論。引起不愉快之印象。致布國乃發表半官文告。指英工黨議員所言爲失實。謂全國所拘之人數僅二千。並非六千。凡被拘者皆直接與共產黨有關係或犯有參加嫌疑之人。殺死人數並無數百之多。但僅拒捕之數人耳。英議員欲見獄中之黨人領袖。當道不之允。故議員不悅云云。此外英議員梅隆氏從布京返後。告每日暱報訪員。謂工黨議員團在蘇菲亞聞布政府已得教堂暴行係在塞國籌畫佈置之證據。塞政府至少間接負責。而奧國警務長曾在維也納告梅隆氏。謂歐洲各警署已全體議定不日大捕共產黨云云。此說果確。則塞國與各國之共產黨。又將牽入暗殺案之漩渦矣。

荷報之日俄條約插畫



日本對俄說「你要的條約我已給你訂定了從此我來瞭望長城你可不許再干涉我了」

▲埃及暗殺　埃及英軍司令司台爾將軍被殺一事。其有關係人之供詞。業由開羅司法當道撮要公佈。據稱有一祕密會。專以政治暗殺爲事。其名爲報復會。會員中有學生與工匠各二人。實行暗殺。又有律師與官員各一人。在柴魯爾與麥克唐納爾倫敦會議失敗後。報復會會員集議於律師之家。決定實行政治暗殺。擇定英司令爲其目的人云云。聞二十二日開羅警察在鐵路工場中拘獲一人名阿美德。並在其家中搜出手槍一。與槍彈若干。或與此案不無關係也。

▲波捷商約　波蘭與捷克本週簽定通商公斷清算條約。據倫敦消息。

此事甚爲人所重視。蓋以此爲中歐大局或有重大發展之先聲也。所有爭端爲三年來兩國談判之阻力者。現可依約和平解決之。中歐諸國因德國有担保盟約之提議。附以東疆之保留。頗爲惶慮。此乃波捷兩國簽約之一重要原因。此種新發展之影響。或將於秋間國際聯盟議會重行討論日內瓦議定書時見之云。

(二)國內之部

▲**中央政局**　中央政局情形如舊。善後會議議決之國民會議條例。業於二十四日明令公布。召集會議命令。日內亦卽可下。並聞同時將派許世英爲籌備處長。聞拒賄議員在國民會議中未有特殊地位。政府爲息事計。特令法制院籌設機關安置。是日軍事財政善後兩委員會條例亦公布。軍事善後委員會決由軍事廳商同陸部尅期籌設成立。委員長擬王士珍。王尙推辭。財政委員會則着由財部電促各省區迅將該處財政現狀調查明晰。限期造報。一面延攬會員。再行開會集議。委員長定梁士詒。至組織中之臨時參政院。其正副議長已決定派趙爾巽湯漪擔任。

▲**疆吏更迭**　魯皖豫三省疆吏調動命令。因岳維峻孫岳位置。尙待斟酌。延至二十四日始行下令。岳維峻閣議本定豫省長。至是改爲督辦河南軍務善後事宜。但加署理兩字。皖省長兼署督辦王揖唐請辭。准免兼職。鄭士琦繼任。照原議以張宗昌繼鄭。張原任之四省剿匪總司令。改爲蘇皖魯剿匪總司令。由姜登選繼任。同時復下令催孫岳就豫省長職。惟各令雖下。而各督就任及其原有軍隊如何佈置。不免尙有問題。岳維峻本人及其軍隊本在豫省。關係較少。故已電謝政府報告就職。並允勸孫岳就職。但孫則仍託病乞假十日。在十日之後。是否肯就現尙難測。鄭士琦調皖。全非本人所願。故段特命軍務廳長張樹元。到魯疏通。並商鄭士琦帶兵赴皖問題。魯軍各師旅長等。初仍表示留鄭。惟張樹元在山東軍界中資格甚老。各師旅長大半均其舊部。當由張當衆聲明。擔任向張宗昌交涉。對魯省舊有軍隊。一視同仁。絕對不至遣散。故各師旅長等不再堅持。均表示承認。張於二十六日回京後。鄭始電執政府。允於俟張宗昌到魯後。卽行交代。惟帶兵赴皖。軍餉無着。仍請到京覲見。磋商安插魯軍。擬以曹兗二州爲駐地。聞府意擬留吳光新在魯。協助收束軍事。鄭部軍隊不必盡行移皖。僅遣孫宗先之第五師。及胡翊儒部隨往。施從濱師調京。軍餉由烟酒鹽稅項下提供。至於皖省軍人方面。日來正鼓吹拒鄭空氣。緣從前倪系軍隊之所以主張廢督。乃別具用心。僅在奪王揖唐之軍權。今王雖去兼職。而反來一有軍隊之鄭士琦。大出彼等意料。故仍繼續排鄭。但此恐未必能有效果也。

▲**金法郎案**　金法郎案簽定新協定後。關稅會議。已有可舉行希望。聞法政府將於下月批准華府協定。惟意比等國尙在要求該國所得賠款。改用金法郎。聞政府業已駁復矣。此案決定後。國內各方請撥款之電。有百餘通。甚至有自稱反直去年在上海墊款。要求撥還等零星戶。又議員某某等要求拒賄費由法郎案開支。謂可交換非常國會。此則未免太屬無賴矣。關於關稅會議。尙有一事可注

意者。即日本芳澤公使會對於日本報紙。駐北京記者之談話是已。據芳澤之意見。謂此次會議範圍將甚擴大。或且談及中國根本問題。金佛郎問題業告解決。可為中國喜。結果法國當批准華府會議之九國條約。而關稅特別會議即將於本年九月在北京召集。該會議較之從來增加關稅之會議、俱為重要。在此會議中。不僅中國之外債整理成為問題。中國之司法制度調查及其他華府會議未解決之問題。或均將成為議題。亦未可知。又謂因華府會議後。中國之政情依然繼續不安。難保不談及根本問題。故此次會議議題之範圍。究將擴大至如何程度。尚難逆料。惟其為一種重要之國際會議。則甚明顯。日本對於各項問題。均有預先準備之必要。該會議中或派遣特使。惟北京外交團則大致以駐華各國公使參與之意見居多。云云。果如芳澤所言。則關稅是否可以照加而不另生困難。則猶有問題也。

▲**外交問題**　駐京使團於二十二日函知加拉罕。請為領袖公使。但須使俄居辛丑和約國一員。加氏接函後。方電莫斯科請示。准其擔任駐京外交團領袖。一方復向報館發表示意見。據稱在渠擔任領袖公使期間之內。將不復有帝國主義性質之提議。送達中政府。又謂外交團結合為一。迫中國承認列強要求之手段時期。今已不合時宜。再則各使館雖當保護各自財產。但在北京維持使館界。如外國領土。渠不甚以為然。云云。但未知果能成為事實否耳。氏言誠能動聽。駐英美法俄日意六國公使。聞政府擬升大使。已向各國非正式交涉。可望承諾。法日意由陳籙汪榮寶唐在復坐升。施肇基調英。顏惠慶使美。王正廷使俄。駐京日使。聞同時亦將升為大使。有已定小幡之說。

▲**洮齊鐵路**　據加拉罕語人。洮南齊齊哈爾鐵路。東省長官。將敷設權贈與日本。若此路成功。則不僅中東路價值減少。即海參崴商港。亦等於無用。北滿各貨。均將直放大連。蘇聯政府有嚴重訓令致予。向中政府抗議。在此路約未撤銷以前。中俄協定之精神。無從維持。中俄會議延緩之責任。中國負之等語。聞政府已據日前加抗議。轉奉。奉覆謂關係東三省領土內敷設鐵路權。與任何商人訂購材料。俄無干涉餘地。中俄舊約。新俄既革命。當然不能沿用。無論齊洮線是否與日本借款。非加氏所應問。外部因與王正廷再疏通加氏。希望不將此與中俄會議併為一談。一方仍請開議。將此案改為奉俄局部交涉。加尚未允、王正廷復商加氏、希望先開會議式。加亦未允。聞加已派兩員赴奉。與奉張交涉取消該線云。

▲**班禪南下**　班禪遊杭。原訂本月二十日由京首途。乃屆期突患目疾。致未成行。現班疾已瘳。於二十七日晨起程南下。同行人員計有大堪布二人。翻譯一人。徒弟十數人。及政府護送專員熙鈺。蒙藏院護送專員方燕庚等。二十九日抵滬。聞班氏此行。擬在杭州游覽兩星期後。即赴甯波普陀駐錫。回京之期。約在兩月之後。

川軍公推之驅楊領袖



劉湘

▲**鄭洛飛航**　孫岳之參謀長。即航空署長何遂。近於豫西辦理航空。實

際仍為孫經營洲盤。據何自稱。隴海鐵路。業已通至陝縣。自陝縣。西至伊犂。中經長安平涼蘭州涼州甘州肅州安西哈密吐魯番迪化烏蘇等十名區。凡五千六百餘華里。今舉辦航空通航。全線僅須二十八小時。惟懲前毖後。在此正線未舉之前。亟應先辦鄭洛洛西兩練習段線、俾航員得以練習而收駕輕就熟之效。然後舉辦正綫、分段延長。云云。其鄭洛航綫。已定於五月一日開始飛行矣。

▲各省戰事 粵桂兩省戰事。本週無大變化。據香港消息。唐繼堯將親率大軍入桂作戰。並聞已抵蒙自。在粵劉震寰軍有回桂助唐攻李宗仁等部之風說。湘省戰事。熊克武軍節節退走。湘趙軍隊。決乘勝迫其出境。川省排楊及附楊兩派軍隊。漸入混戰狀態。用西成與楊春芳部在榮縣納溪嘉定作戰。何金鰲等與陳洪範在眉州威遠等處作戰。聞楊餉械較優。而人數不及。一時尚不能遽分勝負。閩南戰事高義等部。攻泉敗退。但省軍亦未獲大勝利。無足輕重也。



曲諧（二十二）

論夢符曲之勝處。大抵為風流調笑。與出奇不俗兩種。已如上所云。而餘義瑣屑。並可附見者。尚有數端。張喬兩集。兼會詞中高趣者。夢符固不如小山之純。而允稱曲內俊裁者。小山要不如夢符之當。王伯良謂喬多凡語。不如小山更勝。恐係于讀竟小山集後。一時為其淵雅所歆。不知不覺中忘却曲之為曲耳。夫凡語在曲。正易當行。高語則常覺格格不入。有夢符俊爽之筆。鎔鑄凡語。凡語正得其所。凡語所嫌于夢符。凡語將無所立足于曲而曲反貧矣。細檢喬集。如前舉水仙子怨情。全運俚辭者。實數數見。謂之別調。猶未免過也。如同調嘲少年曰「紙糊鍬。輕吉列。枉折尖肉瞟。膠乾。支剌。有甚粘。醋葫蘆嘴。古邦。佯裝。欠接。梢兒雖是諂。抱龐腿兒怕傷廉。性兒神羊也似。善口兒蜜鉢也似。甜火塊兒也似。情忺」又為友人作曰。「滿腔子苦恨病相兼。一肚皮離情沉點點。豫章城開了座相思店。悶勾肆兒。逐日添愁行貨。頓塌在眉尖。稅錢比茶船上欠斤兩。去戳秤上掂。喫緊的歷冊般拘箝」此據羣玉李輯小令本首二句異）俗則擅奇。陳則翻新。常語則增重。良足玩味。賞者必拘拘于牝牡驪黃。而後九方皐為不易得矣。

夢符之出奇。有奇在麗采中者。有奇在本色中者。前舉瑣窗風雨與冷無香兩首。已概可別之。而奇在麗采一種。尤為好夢符者所不可忽。如羣玉所見春閨怨曰。「黑海春愁渾無處。躲嫩香膩玉漸消磨瘦啊也。不似今春。箇無奈何。自審雙蛾。越添得愁多」起句何其蒼莽驚人。豈慣常語可擬耶。又如折桂令贈崔秀卿句曰。「水灑不著的春妝整整。風吹得倒的玉立亭亭」水仙子嘲楚儀句云。「順毛兒撲散綵鸞雛。暖水兒溫存比目魚。碎磚兒壘就陽臺路」皆奇麗兼至。所不經見者。

二 北

夢符于詠物題贈。都一味鮮艷。是其騁才顯處。自來人人賞識者。詠物應無過于水仙子楚儀所贈香囊。「玉絲寒。皺雪紗。蘸金剪。裁成冰筍涼。梅魂。不許春搖蕩。和清愁一處裝。芳心偷付檀郎。懷兒裏放。枕袋裏藏。夢繞龍香。」題贈應無過于前調贈江雲。「白蘋吹。練洗閑愁。粉絮成衣怯素秋。高情不管青山瘦。伴潯陽一派流。寄相思日暮東州。有意能收放。無心儘去留。梨花夢。湘水悠悠。」至于蔣氏外紀所舉詠香茶。詠竹衫等作。亦丁麗有致。特視此似猶後焉。外紀見徐甜齋之水仙子釘鞋。而未見夢符同作。余前述元人纖瑣題目之曲。亦嘗及之。詞曰「底兒攢訂紫丁香。幫側微粘蜜蠟黃。宜行雲行雨陽臺上。步香苔磚甃兒。襯凌波羅襪生涼。驚回衙泥乳燕。濺溼穿花鳳凰。羞煞戲水鴛鴦。」體用兼至。遊戲中俊品並不讓甜齋作也。甜齋作附見于此。「金蓮腳瓣載雲輕。紅葉浮香帶雨行。漬春泥印在蒼苔徑。三寸中數點星。玉玲瓏環珮交鳴。濺越女紅裙溼。沁湘妃羅襪冷。點寒波小小蜻蜓。」夢符另有詠睡鞋套曲。尤工。

至于凝鍊過度。甚且類五代北宋令詞者。夢符亦所不免。如凭闌人香拌曰。「暖蛻龍團香骨塵。細裊雲衣古篆文。寶奩餘燼溫。小池明月昏。」曲中有此。決是變格。未容提倡。或疑既謂明月。又何以曰昏。更與香拌何涉。解之者曰。昏乃黃昏。寶奩餘燼之時也。又曰。雖為餘燼。亦復氤氳如雲低籠池面。明月墮影。所以亦昏耳。次解曲折可喜。然曲意煞費解釋如此。其為曲也。當行與否。亦概可知矣。夫曲字為義。當在意而不能在辭。曲折之意。即當以坦白之辭見之。若意既深曲。辭又隱曲。曲曲相乘。愈曲愈晦。轉去曲愈遠矣。

夢符于調笑風情遊戲之作以外。亦有草堂楚江諸體。余好其水仙子題李仁仲懷慢齋云。「闌排場經過樂一回。閑勤政堂辭別撤一會。懶糸喉嚨。倒喚。學些兒慢。掇梯兒休上竿。夢魂中識破邯鄲。昨日強如今日。這番險似那番。君不見鳥倦知還。」此種意趣。亦復清空遙遠。而山坡羊兩首曰。「鵬摶九萬。腰纏十萬。揚州鶴背騎來慣。事間關。景闌珊。黃金不富英雄漢。一片世情天地間。白也是眼。青也是眼。」一黃一青一白三字。便羅盡一切世情人欲。「冬寒前後雪晴時候。誰人相伴梅花瘦。釣鰲舟。纜汀洲。綠蓑不耐風霜透。投至有魚來上鉤。風吹破頭。霜皴破手。」世人遇事。必待魚來上鉤。方肯罷手。卒也亦多見其手皴而頭破矣。直鉤之風。胡不作耶。

喬令中多用喫喜二字。折桂令紅蕉曰。「妝點湖山。喫喜窗紗。」水仙子傷春曰。「那些兒喫喜人。」紅指甲曰。「剖臭橙喫喜煞。」如此甚多。喫亦助動詞。猶今人謂喫緊之喫。喬氏散套中。一枝花有「風流這生喫戲可憎。」新水令有「你箇喫戲冤家。」兩處喫戲。似皆宜易作喫喜方通。喫喜何以又別作喫戲。殊不可解。元人他罕用之。無可參證也。

張喬大體如是云云。清初朱厲翥。有意張喬者。可便及之。竹垞水仙子曰。「半湖山上采樵夫。百步橋邊垂釣徒。三家村裏耕田父。這生涯都不苦。要歸歟只便歸歟。錦屏風蒼厓紅樹。白雪灘金甕玉鱸。綠楊灣赤米青菰。」朝天子云。「魚標稻苗。爭似南湖好。月寒沙柳夜蕭蕭。帆影卸三姑廟。暗水橫橋。矮屋香茅。看黃花都放了。絲縧布袍。再不想長安道。」意度閑雅。色澤清麗。允合小山。沉醉東風云。「香茅屋青楓樹底。小蓬門紅板橋西。雖無蔗芋田。也有桑麻地。野薔薇結箇笆籬。更添種山茶綠蔓梅。這便是先生錦里。」普天樂云。「到清秋開家宴。生魚切玉。野雀披緜。村村蟹肥。日日菱湖賤。對竹千竿書千卷。悶來時划箇花船。白蓮寺前。青楊橋外。金粟山邊。」翛然遠趣。允合慶元遺響。至于抒辭。是否小山。則不敢強

斷。或誣古人矣。小山曲中。雖用襯字。而句調必極圓轉整齊。令人讀去。不知是襯。如此處沉醉東風內。更添種之更字。似非小山所有。斯雖細處。亦見流派也。

竹垞有醉太平曰。「野狐涎笑口。蜜蜂尾甜頭。人生何苦鬬機謀。得抽身便抽。散文章。敵不過。時髦手。鈍舌根。念不出。摩登咒。窮骨相。封不到。富民侯。老先生去休。」擬之小山水仙子歸興。則徵質。擬之夢符怨情嘲少年。則質猶不足。常是汪雲林小隱餘音也。

竹垞天淨沙曰。「一行白雁清秋。數聲漁笛蘆洲。幾點。昏。雅。斷。柳。夕陽時候。曝衣。人。在。高。樓。」自東籬有枯籐老樹之章。說者以爲元季屬和雖多。且難繼響。後人勿論矣。然如此闋。亦何神飛意動。深得東籬之法耶。屬和者仍抱定邊聲寒況。描寫秋思。所以難及東籬。不如竹垞之有致矣。



中國影片新評

心冷

（十五）最後之良心　出品者明星影片公司

明星影片公司自「好哥哥」出演後。繼之者爲「最後之良心」。二十九日試演于新創之中央大戲院。是劇立意在針砭社會固有之陋俗。足以警醒愚頑。蓋明星所出諸片。每片必有一種特殊的涵義。使普通社會共潛移默化。論者以其偏于通俗。於是遂有非「藝術的」之評。殊不知我國目前之需要電影。一方固鑒于舶來影片之充斥。起而競爭。但另一方面亦亟需此種影片以感動一般平民。使其深知陋俗之宜改革。苟每種影片。均從高處着想。包含哲學科學。則即使編製精良。得智識階級之讚賞。然于占社會多數分量之平民。實未有何種實利。明星公司之不好高騖遠。其明星公司成功之基歟。

是劇長凡十本。述商人王燮堂。假秦仁伯資。別其妻女。經商於外。久無音耗。秦疑其挾資遁。時就王妻索負。妻憂迫成疾。賴女秀貞賢。日侍湯藥。且慰藉之。一日。王狼狽歸。秦亦踵至。王旅次被盜。僅以身免。具告秦。冀少寬假。秦指爲讕言。謂不得資必興訟。時王妻病篤。聞之驚悸而絕。燮堂父女。至此已無生趣。秦猶斷斷以索負爲辭。鄰婦三嫂嫂。蟻媒也。誘王鬻女勾闌。償秦負。資作殯葬計。秀貞矢不可。秦忽要女爲質。允爲出資治喪。王不得已諾之。女至秦家。仁伯微露妾之之意。其妻余氏素悍潑。力梗其議。乃變計留爲養媳。日夕役使。不少假借。小姑春華。尤凌踐之無人理。獃婿荷生。聰明不辨菽麥。更何力庇其未婚婦。於是秀貞無甯日矣。仁伯有友匡裕康。敦渾厚商人。嘗與秦合資購香檳票。票存秦處。迨中獎。秦竟吞沒其獎款。匡證據既失。無以求直。憤而自沈於河。秦驟獲多金。意氣乃不可一世。詎得意間。荷生忽以墜馬死。仁伯夫婦自矜孤寂。獨於秀貞若憾其命運之未臻於絕

地。迫之效俗所謂抱牌位做親。使畢生無伸眉之日。變堂適來探女。期期以爲未可。秀貞知力不敵。薄命自甘。變堂亦無術挽救。唯有流涕太息而已。仁伯夫婦溺愛春華。漸成驕縱。子既橫死。轉圖贅婿以承宗祧。會有劉承德者。因負債逾期未償。被控於法庭。遣其子家麟乞援於秦。家麟美秀而文。春華窺之當意。請於父母。使三嫂嫂往告承德。但允家麟爲贅婿。貸款易耳。否則請另謀。家麟青年有志。雅不願爲妝台奴隸，

最後之良心（一）

你父親當真不在家嗎

徒以拯父於厄。勉允之。婚之日。鄰女相約鬧房。天未黑。即潛伏牀下。鼠鬥驚鄰女。失聲而呼。新婦覺。麟女越窗遁。新婦追出。適見秀貞。舉家皆誣之。不幸之秀貞。乃復代人受過。婚姻而以利合。本無愛情。何論久暫。春華奴視其夫。殊非家麟所能忍受。一夕。戀博未歸。家麟蹤跡得之。竟遭白眼。懊喪而返。見一老人徘徊門側。入門後見秀貞嚶嚶啜泣。詰之。知變堂以貧病求助於女。未遂。而爲秦家所逐。家麟惻然。出鈔幣濟之。值春華歸。覩狀大怒。掌秀貞頰。且詈家鄰。仁伯夫婦咸左袒其女。家麟不能堪。翌日留書而去。而於秀貞則相憐同病。互益珍重。家麟既行。春華墮落日甚。爲拆白少年田德修所惑。誓成伉儷。仁伯拒其請。春華席捲所有而遁。天明事露。仁伯以失物而怒余氏。以失女而悲。夫婦詬誶。至於爭鬩。仁伯偶失手。余氏顛觸椅角而斃。仁伯徒擁厚貲。子死女遁。婿去妻亡。一時影事。前塵都上心頭。激刺既深。神經遂亂。馴至顛疾大作。醫藥無功。僅秀貞一人侍左右耳。歷數日。神志偶清。囑秀貞招變堂承德來。詆其隱慝。冀自懺悔。二老亟慰之。仁伯始蒙被而臥。一日報載田德修與春華爲炭氣熏斃事。承德以示仁伯。仁伯大笑。自謂果報不爽。語次恍惚若有所見。

銳聲呼曰。匡裕康來索命。驚跳失措。不能自制。遺囑以財產悉歸家麟。秀貞俾二人爲夫婦。須臾呻吟而絕。自此有情人竟成眷屬。王劉二老亦否極泰來。各得其所云。全劇主要點在打破「童養媳」「抱牌位成親」「贅婿」三種陋俗。描寫深刻。使人感動。較諸前出諸片。已有進步。攝影方面。光線明澈。已無糢糊不清之處。取景亦極優美。雲月一幕。儼然畫圖。

最後之良心（二）



燕窩熬壞了

字幕方面。較前已見改進。襯畫寓意。耐人尋味。說明文字。用仿宋體。纖麗•可愛。口語則仍用楷書。所以使觀者得以判別。惟說明文字。每嫌太多。但爲通俗計。不得不爾。要亦未可厚非也。

演員方面。飾秦仁伯者。爲王獻參。描摹爲富不仁之人。尚有是處。惟化裝方面。似覺過于失眞。爲其小疵。描王秀貞者爲蕭養素女士。爛縵天眞。極合小女兒情態。表演間有微瑕。但初演得此成績。自是不易。飾王女春華者爲景琳女士。狀潑悍蕩佚女子。可謂刻劃入微。飾劉家麟者爲林雪懷。飾田德修者爲王吉亭。飾秦子荷生者爲黃君甫。各盡本分。均能稱職。故全劇貫串。尚能使觀者無散漫厭倦之憾。

劇中優點•略舉爲次。

（一）秀貞既入秦氏爲養媳。晝夜服役。苦勝傭工。片中以籠鳥作喻。穿插中含有深意。且入後秀貞與家麟成婚。開籠放鳥。喻女之脫樊籠而得自由。饒有詩味。

（二）秀貞抱牌位成親時之悲慘。使人下淚。再襯以老婦之哭。謂「四十年前我亦做過這麼一回事」。描摹益覺有動。

（三）秦仁伯爲女締婚時。謂「也要問問女兒願意不願意」。而於强迫秀貞守節時。則未嘗徵求同意。王變堂力持異議時。則斥逐之。不使發言。兩兩相較。將親生兒女與他人兒女歧視之點。用力描寫。使人益對秀貞發生憐惜之同情。

最後之良心（三）

且躲在床下看新郎新婦如何

至于應行商榷之點。亦舉一二。

（一）秦子荷生。墮馬而死。秦氏開弔。盛極一時。惟照中國舊俗。父母在則子死不能用全白。須用藍色。且未結婚者不可謂爲成人。雖屬富室。亦不應如此排場。雖靈台前有賜揖字樣。但究嫌舖張。

（二）春華留戀賭場。時已夜深。此時秀貞在家未睡。亦合情理。益既受虐待。當然不容早睡。但仁伯夫婦此時並未就寢。變堂尋女時。則出而干涉。家麟解囊時。則出而攔阻。此點在時間方面。似欠斟酌。苟使仁伯夫婦邀親友在家打牌。或作他種娛樂。似乎比較的妥當也。

評述既竟。愚尚有不得不言者。即今日中國影片之日趨窳敗。實爲電影界極大之危機。吾人試觀所謂「別後」「情絃變音記」「妾之罪」「孰勝」等片。幾至無一是處。蓋彼等草率成章。初未于影片主旨有所規畫。遂使影片出世。難得社會之稱譽。故愚以爲與其好高騖遠而不得實際。則毋甯力趨普通眞實。尚能博得一般社會之同情。言輕人微。固不足當大雅之一哂。然自思固舍此無由使中國影片長久生存也。

傀儡之家庭

挪威易卜生著
歐陽予倩改譯

第三幕

同樣的房間。中間擺着圓棹。圓棹四圍擺着椅子。到廳上的門開着。跳舞的音樂隱隱聽見。

林夫人坐在棹子傍邊。拿本書隨便翻翻。她好像想看書卻是心意不屬。時時到廳口去看看。

林 (看看錶)怎麽還沒有來。時候快過了。如果他沒有(聽一聽)唷。他來了。(她走到廳上悄悄的開了外邊的門。輕輕的脚步聲上樓來了。她低聲說) 進來罷這裏沒有人。

柯 (在門口)我看見你留給我一張字條。那是甚麽意思。

林 我有話跟你說。

柯 真的嗎。在這裏。

林 我不能請你到我那裏去。因爲出入不方便。進來罷。沒別人。這兒的用人都睡了。霍玉門夫婦都到隔壁去赴跳舞會去了。

柯 (進房來)他們還跳舞嗎。真的?

林 爲甚麽不可以跳舞。

柯 自然可以的。

林 這下我們來談談罷。

柯 我們還有甚麽話講嗎?

林 有狠多的話呢。

柯 我想不見得。

林 因爲你始終沒明白我這個人。

柯 有甚麽明白不明白。一個狠心的女子。因爲有了好主顧就丟掉她原有的人。這也是顯而易見的。

林 你覺得我是這樣狠心的嗎。你以爲我那時候好受嗎。

柯 有甚麽不好受。

林 你真的這樣想嗎?

柯 你要是不狠心從前怎麽會寫給我那封信?

林 那是原不得已的事。那時候我不能跟你。所以只好打斷你的念頭。

柯 原來如此。爲來爲去不過是爲錢罷了。

林 你忘了我那時候母親病着不能下床。兄弟又小。你也非常之困難。我本想忍耐着等你。可是萬萬的等不及。所以才嫁了那不相干的人。這種苦處。你們男人家那裏知道。

柯 就算是如你所說。總而言之。你是爲了旁人拿我撇掉了。

林 我也何嘗不責備我自己。就是到了那邊也不過坐牢獄一樣。我不過爲了救助母親。維持兄弟。坐了幾年牢監罷了。(悲嘆)

柯 自從你撇下了我。我覺着天地間沒有方寸之地。可以容我。你看我是個壞了船的人。抱着一片破船板。飄流在波浪裏頭呢。

林 可是救星就在眼前了。

柯 救星在眼前了。被你又擋住了。

林　我一些兒也不知道。士達。我萬想不到我會在銀行裏頂了你的缺一直到今天我才聽見。——

柯　我信你。但是你現在打算讓我嗎？

林　不。我就讓你。於你也沒有益處。

柯　有益處有益處。無論如何我總要幹的。

林　凡事總要想得周到些。這是我從辛苦艱難中得來的敎訓。

柯　我也從辛苦艱難中得了些敎訓。就敎我別聽好聽的話。

林　這的確是有價値的敎訓。不過事實你總得相信。

柯　你這話是甚麽意思。

林　你說你是個翻了船飄流在波浪中的難民。

柯　不錯。我說這話有我的道理。

林　我又何嘗不是跟你一樣。我如今是無依無靠的了。

柯　這是你自討苦吃。

林　從前其實是無可如何。

柯　如今呢。

林　從今往後我們兩個翻了船的人。互相幫助你看怎麽樣。

柯。甚麽

林　兩個人在一塊兒。總比一個抱着一塊一塊破船板子好些。

柯　克芬。

林　你知道我爲甚麽到城裏來。

柯　難道你還會想着我嗎。

林　我生平最歡喜勞動。但是不願意專門爲自己勞動。我只要爲一個人勞動。那個人就可以作我的伴侶。我就拿他當我勞動的目的。比方說我願意替你勞動。你的意思怎麽樣呢。

柯　我信不過。你不見得眞心爲我。這不過是普通女人捨身救人的一種好奇心罷了。

林　你看我是這樣嗎。

柯　你是眞心願跟我。你可知道我從前曾經作過許多壞事。

林　知道。

柯　你可知道社會上對我是甚麽批評。

林　聽你的話頭好像是說。從前一切的壞事。都是因爲我撇開你才作的。倘若是我跟你在一塊兒。還可以改邪歸正。是不是呢。

柯　不錯的。

林　現在還來得及麽。

柯　克芬。你可曾仔細籌劃過。我看你的神情好像是出於眞誠可是你眞有這樣的勇氣嗎。

林　好在我想作人的娘。你的小孩子正沒有娘。你要我。——我也要你。士達。我信你本來的人格。我跟着你。甚麽都不怕了。

柯　（握住她的手）謝謝你。謝謝你從今以後我要讓人家對我刮目相看。——啊。我忘了。——

林　（聽）這曲子是憶蘭跳舞了。去罷去罷。

柯　怎麽。

林　你聽見隔壁的音樂沒有。憶蘭他們恐怕就要囘來了。

柯　我就去。目下已經不能挽回了。當然你是不知道我對霍玉門夫妻的手段。

林　我知道。

柯　你既知道。你還敢嫁我。

林　我深知道失望的人。雖然出些壞主意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柯　我狠願能挽回這件事。

林　還來得及呢。你的信還在他們信箱裏呢。

柯　眞的嗎。

林　眞的。可是——

柯　(打量她)原來你是這個意思啊。我明白了。你是爲救你朋友的難才犧牲你自己來嫁我。你說——是不是。

林　我已經爲我母親跟弟弟賣過一次身了。不見得再賣第二次。

柯　讓我把我的信要囘去罷。

林　不必不必。

柯　一定。我在這兒等玉門囘來問他拿我的信要囘去不就完了嗎。

林　不。你不要這樣作。

柯　你讓我到這兒來。不就爲的這封信嗎。

林　起初原想這樣。這會兒已經過了一天了。在這一天裏頭。我發現了些想不到的事。我以爲這種事不宜始終守秘密。總得讓她丈夫知道。才是夫妻之間有甚麽事總還是澈底說淸的好。大家含糊着總沒意思。

柯　只要你說這樣好就依你這樣辦罷。只要我能帮忙的地方。我立刻就——

林　(傾聽)快些去罷。跳舞會已經散了。他們要囘來了。我們在這裏不便。

柯　我在街上等你。

林　今晚你一定要送我囘去。

柯　我一生沒有再比今天快樂的了。(柯士達從裏頭走出去。廳與房之間的門。讓牠開着。)

林　(收拾房子。把她自己的大衣之類檢好)眞想不到。眞想不到。總算是生活有了歸宿。可以造一個美滿的家庭。對了對了。——他們怎麽還不回來。(聽一聽)啊。他們回來了。我穿起衣服來罷。(一面拿起大衣。聽見玉門同憶蘭的聲音。一會他們開了門。憶蘭只不肯進來。她穿的是意大利舞裝。披一條大元色絲巾。玉門穿着一身禮服一件黑色罩衣脫下來套在沙發上。)

憶　不不。我不進去。我還要去頑頑呢。

玉　算了罷。我的小姑娘。

憶　正在高興的時候。把人家弄囘來。眞是——得了。讓我再去頑一點鐘罷。

玉　一分鐘都不行。我們不是說好的嗎。進去。進去。囘頭着了涼了。(憶蘭儘管掙扎着。他輕輕把她攙了進來。)

林　回來了嗎。

憶　克芬姐。

玉　唷。林夫人。你還在這裏。

林　對不起。我想等着她回來想看看她穿着跳舞衣裳怎麽樣兒的標緻呢。

憶　你一直等着我嗎。

林　可不是嗎。我來的時候。可巧晚了一步。你們已經走了。我想今晚上不能不見見你。所以一直等着呢。

玉　(替憶蘭取下絲巾。)林夫人瞧瞧。値得一看罷。好不好。林夫人。

林　這還消說嗎。

玉　誰都稱贊她。可就是皮氣執拗一點。眞是拿她沒法子。好容易才請回來了。

憶　玉門。你不讓我多頑一會兒。你將來一定要後悔的。

玉　你聽聽看。她跳一個「太蘭蝶拉」舞。都歡迎得了不得。雖然覺得略爲過火一點。只是也非常的好了。總算是大成功。極盛的時候要是再好一會兒就減少了她的魔力了。所以我馬上攙着我的意大利美人。四面向大家行了一個禮走了出來。就好像聊齋誌異上說的一個仙女忽然駕着雲上天去了。留得大家無窮的思慕。這層意思她那兒知道。唷。這兒狠暖。讓我到書房裏去看看。(開開書房門走進去。)

憶　(趕快輕輕說道)怎麽樣。

林　我對士達說過了。

憶　那麽——

林　我看你還是對你丈夫說明的好。

憶　(無精打采的)我知道了。

林　你不必怕柯士達。不過最好你儘管說明了。

憶　我不說。

林　信還在那兒呢

憶　我自然有我的道理。唯!

玉　(走過來)林夫人。——

林　時候不早我要囘去了。

玉　不再坐坐嗎。這是你打的絨頭繩手套麽。(拿給林夫人)

林　(接着)謝謝我差點兒忘了。

玉　你帶着你的活計消消悶。

林　隨便打着頑頑的。

玉　編物不如刺繡好。

林　怎麽。

玉　繡花的姿式比編物好看。繡花是這樣這樣。右手抽着針衔着一根長線覺得狠美。對不對。

林　不錯。

玉　編物的時候。兩根長針一上一下。撥來撥去的沒有甚麽意思。——今天晚上那邊的香檳酒可眞好。

林　再見罷。憶蘭妹妹。聽人說話啊。

玉　不錯不錯。

林　明日見。霍先生。

玉　(送她到門口)明日見。明日見。好好兒囘去罷。——我來送送你罷。不過沒多遠的路。

林　不用送。不客氣。再見再見。(去)

憶　克芬姐再見。

玉　好容易她走了。椅子都被她坐化了。

憶　你疲倦了嗎。

玉　我一點兒不疲倦。

憶　不想睡嗎。

玉　我覺得精神非常之好，你呢。你好像疲倦了。想睡了。

憶　不錯狠疲倦了。我就要睡了。

玉　你看。所以我趕快叫你囘來，

憶　無論甚麽你是不會錯的，

玉　這才是逗人愛的小百靈兒呢。(抱着她。)藍醫生今天晚上狠高興。你覺得麽。

憶　是嗎。我沒有機會跟他說話。

玉　我也沒大跟他說話。但是我狠久不看見他這樣高興了。(看看她再就近一點)是不是囘家來好得多。就只有我們兩口子，多麽有趣——你眞是個迷人的小妖精。

憶　不許這樣看着我。

玉　我不能看着我的小寶貝嗎，我不該看着我親愛的。的，獨占的我一個人享受的小寶貝兒嗎。

憶　(走開到桌子那邊)你今天晚上不要對我說這些話。

玉　我看你還是一腦筋的跳舞。這個樣兒格外的可愛。這時候那邊的客一定全散了。一天的熱鬧又過去了。

憶　這才好呢。

玉　可不是嗎。你可知道我在當着許多客的時候。故意離開你遠遠的。連話都不大跟你說。只時時偷看你一眼兩眼。那是甚麽意思。因爲我想着好像我們的愛情是祕密的。彼此不過是私自訂了婚。讓人家決不想到我們有狠深的關係。

憶　是了是了。我知道你的意思時時刻刻都是在我身上。

玉　等到要囘來的時候。我拿着那絲圍巾放在你的香肩上。遮住你那又白又嫩的脖

子。好像你就是我的新娘子還才結過婚呢。我同你回家來就好像你還是頭一次到我家裏。我便好像是頭一次跟你在一塊兒——頭一次跟我那含着答答的小寶貝見面一樣。卽如今天晚上我瞧見你在那兒飄飄蕩蕩的舞。我的心也就隨着你的姿態飄飄蕩蕩的動。我實忍不住了所以趕快拉着你就回來了。

憶　你走開罷。走得遠些。我不要你這一套。不要——

玉　你這是甚麼意思。我知道你是故意教我着急呢。難道——難道你不是我的妻子嗎。（有叩門聲）

憶　（站起來）聽見沒有。——

玉　（走出廳上）是誰。

藍　（從外面說）是我。能讓我進來一會兒麼。

玉　（輕輕說）他來幹甚麼。（高聲）等一等。（開門）你來狠好。

藍　我走過這裏好像聽見你們的聲音。所以來看看（四圍一瞧）這間屋子我好熟。你們二位在這裏好快樂好淸淨。

玉　你今晚在那邊也狠高興。

藍　自然。爲甚麼不高興呢。人生在世有得受用。爲甚麼不儘量的受用呢。今天晚上的酒可眞好。

玉　不錯。今晚的香檳酒可眞好。

藍　你也覺着嗎。我不知不覺會喝了許多。

憶　玉門也喝得不少。

藍　是嗎。

憶　他一喝酒就格外高興。

藍　一個人忙了一天本應該快樂快樂。

玉　忙了一天。我可不敢當。

藍　可是我的確忙了一天。

憶　今天是大家休息的日子你還行你那科學的試驗嗎。

藍　是的。趕着用了一天功。

玉　可了不得了。憶蘭也會講起科學來了。

憶　試驗的成績怎麼樣。

藍　成績狠好。

玉　成績狠好嗎。

藍　一定無疑。總算是個新發現。有我這個發現無論對於醫生。對於病人都是狠有益處的。

憶　（接着追問）眞的嗎。

藍　絕對的可靠。我既得了這樣的成績。那能不高興呢。

憶　你正該快樂快樂才是。

玉　只要你明天不還快樂的賬就好了。

藍　世間沒有白受用的事。

憶　我看藍醫生你狠歡喜假裝跳舞。

藍　是的。只要有各種新奇的裝束。

憶　我們下次裝甚麼好。

玉　小東西子。就又想到第二次了。

藍　下次你最好是裝個仙女。

玉　穿甚麼衣裳。

藍　只穿家常便衣就是了。

玉　對極了。可是老藍你裝個甚麼。

藍　我麼。我早已打定主意了。

玉　甚麼。

藍　下次我來演一套隱形術能。

玉　這太有趣了。但是怎麼個演法。

藍　下次我來了你們不聽見我說話而且誰也看不見我。

玉　（頗驚訝忍住笑着說道）不見得。

藍　唷。我幾乎忘了我是幹甚麼來的。玉門給我一枝雪茄煙。

玉　好極了（拿雪茄匣子）

藍　（取一支剪去頭子）謝謝你。

憶　（擦根洋火）我給你一個火罷。

藍　謝謝。(她點着火藍醫生就吸着雪茄。)

藍　這下我要告辭了。

玉　再見再見。

憶　回去好好安睡。

藍　謝謝你的關照。——還謝你點的火。(他點點頭走了出去)

玉　(低聲說)他喝得不少了。有些醉了。

憶　(神情不屬的樣子)恐怕是。(玉門從袋中取出一串鎖匙到廳上去)玉門你幹甚麼去。

玉　我去開信箱。

憶　你今天晚上還辦事嗎。

玉　不辦事不過這些信也應當淸理淸理了。——怎麼誰動過這鎖來着。

憶　鎖?

玉　一定有人動過了。這是怎麼回事。我想底下人決不敢。這兒有一根斷了的頭髮針。憶闌這一定是你的。

憶　(快接)那一定是小孩子們。——

玉　你不應該讓他們這樣胡鬧。——好容易才開開了。(拿出信件對外面叫人)金媽叫他們把燈全熄了。扣上大門。(他拿着信關上門。)你瞧這樣一大堆。(翻檢着。)唷。這是甚麼。

憶　(站在窗口)信不要看。玉門不要看。

玉　兩張藍醫生的名片。

憶　藍醫生的。

玉　(看着名片)是的。這兩張名片在上面一定是才放進去的。

憶　上面沒有寫甚麼嗎。

玉　在名字上畫着一個黑十字。你瞧這是不祥之兆。這簡直是他自己在那兒報喪。

憶　正是這個意思。

玉　你知道嗎。他多會告訴過你。

憶　是的。這名片就是他末一次告別的意思。

玉　他一定是關着門自己在屋裏就那麼死。可憐可憐。我們也知道他是不能長久。可是想不到這樣快。

憶　一個人要死還是不聲不響的死最好。你說對不對。

玉　(走來走去嘆氣)他跟我們這樣親熱。想不到就此去了。他的不幸比着我們的幸福。好像日光襯着黑雲格外分明。只是也無可如何。在他或者是這樣好也未可知。如今我們的好朋友死了。只剩下我們兩個人格外覺得親密。我恨不得一天到晚陪着你不離開一步我還覺得不夠。我總想有甚麼危險到了你的身上讓我好拚着性命赴湯蹈火的替你出力才顯得我愛你的眞誠。

憶　(推開他毅然說)這下你可以看你的信了。

玉　不不今晚不看了。今晚我要陪你。

憶　你應當想念着你臨死的朋友。

玉　不錯不錯。出了這種事實在掃興得狠。既是這樣。讓我來看看信罷。——我想還是到書房裏去看可以就便分類。——我們只暫且離開一會兒。

憶　(拿手抱住他)玉門再見。

玉　你不要着急我一會兒就來的。(他拿着信走進書房裏去)

憶　(睜開眼摸來摸去拿了玉門的罩衣披在身上斷斷續續的狠快的自言自語。)再不能見他了。不能不能不能。(拿她的絲巾纏上)再不能見着那些孩子們了。不能不能不能。咳那漆黑冰冷的水那無底的深潭——我盼望甚麼事都完了。這會兒他拿着了那封信了。他念着了。還沒有還沒有。玉門別了。——小孩子撇下罷。(她

正從廳上跑出去。玉門將書房門一開，手裏拿着一封開了的信。

玉 (幸)憶蘭。

憶 唯。

玉 這是怎麼一回事。你知道這封信裏寫的是甚麼。

憶 我知道。讓我走罷。讓我走罷。

玉 (抓回她來。)你要到那裏去。

憶 (想掙開)我不要你救我。玉門。

玉 (退回)眞的嗎。這信裏頭寫的是眞的嗎。我看決不會是眞的。

憶 這完全是眞的。我因爲愛你。所以一切都不顧了。

玉 這時候用不着拿這種蠢話來支吾。

憶 (近前去)玉門。

玉 你這个渾蛋女人——作得好事。

憶 讓我去罷。——我不要你救我。我不要你拿我的罪名擔在你身上。

玉 我不要看這做種工。(擋住外頭的門)你常着我從實招出來。你知道你的是甚麼事。說你明白不明白。

憶 (目不轉睛的看着他冷冷的答道)我這才明白了。

玉 (走上走下)唉，可怕我這才睡醒。在這八年中。想不到我所最寵愛的人是个一騙子。小人。——還要壞。簡直是个犯罪的人。眞是沒得丟醜的了。唔。

憶 (無語。只是儘管看着玉門。)

玉 我早該知道。我早該明白。有今天。你父親的沒有道德。(憶蘭想說話。玉門急急止住她)——不許說話——你父親的沒有道德。沒有品行。沒有信仰心。沒有責任心。這種種的壞處都遺傳給你了。從前我幫他的忙。都是爲你。誰想你是像這樣的報答我。

憶 不錯——像這樣的。

玉 你拿我一生的幸福全破壞了。我將來的事業也被你糟踏了。想起來眞可怕呵。想不到我會爲小人所把持。他儘管由着興兒收拾我。由着興兒敲詐我。我除順從他的條件外。拿他絲毫沒法兒治。唉。歸根究底。壞處都在一个荒唐女人身上。

懷 只要我走出這世界去。你就自由了。

憶 得了。別盡揀好聽的說。你父親也是只有一張嘴。就算是你死了。於我有甚麼好處。他還不是一樣的宣佈。人家一定疑心我是主謀。在裏面指使着你呢。承你的情。謝謝你。總算我們結婚八年以來我沒有白疼你。你替我幹的好事。

憶 (冷靜的態度)不錯。

玉 這事我眞想不到。我眞不懂。如今我們總得想个辦法。把圍巾拿下來。拿下來。聽見沒有。我一定要想个法子去穩住他——事情總是要了結的——而且外面絲毫不能聲張——不能讓外人知道。你明白罷。你還是算我的妻子。還照樣住在那家裏。不過小孩子不能讓他們跟你。我不敢拿他們交給你——唉想不到要對你說這些話。唉。從前那樣愛的如今還——得了。不用多說了。那都是過去的事了。從今以後還說甚麼快樂。不過是敷衍遮蓋。補救。只怕——(鈴聲。玉門驚起。)甚麼。這麼晚。壞了壞了。莫非他——。你快躲起來。就說你病了。(憶蘭站着不動。玉門前去開門。金媽進來。)

金 (披着一件衣服站在外頭)這兒有封信給太太的。

玉 給我。(搶過信來關上門。)是的。他的。不能讓你看。我來念。

憶　你念罷。

玉　我。我簡直不敢拆。我們一家完了。完了。我一定知道。（趕快拆信看兩三行。看看結尾歡喜得叫起來）憶蘭。這我可好了。憶蘭不明白望着他）

玉　憶蘭。——讓我再看一遍——是了是了不錯。這下我好了。憶蘭。我好了。

憶　我呢。

玉　你自然也好了。我們兩個人都得救了。你瞧——他拿你的借據送還給你了。他還說狠抱歉狠對不住。這個人將來不可限量——管他怎麼樣。總而言之我們沒事了。從今往後。誰也不會害你了。趕快把這張討厭的東西毀了罷。我看看。——（看看借據）我不看他了。甚麼也沒有。這樁事不過是一個惡夢。（將借據撕碎投入火中看着燒完）好了。完了。他信裏說他跟你在三天前動手交涉的。這樣看來這三天你吃了苦了。

憶　我不遺餘力的奮鬥了三天。這三天可眞難過。

玉　你煩惱極了。沒有別的法子。逼得你只好——啊。那種可怕的事不要去想他。難關過了。難關過了。憶蘭你聽見沒有。你好像還不信似的。眞的。難關已經過了。你爲甚麼還是板着臉。唷、憶蘭。我知道你是還怕我不能恕你。可是我敢說完全不怪你了。我知道你所作的事都是因愛我而起。

憶　這是眞的。

玉　你深知道女人應當怎麼敬愛丈夫。只因你沒有見識就拿事情弄錯了。我豈能爲你這無心之錯就滅去了夫妻的愛情。放心大胆的倚靠着我罷。我自然會指點你。教導你。我瞧着你這樣懦弱可憐的像兒我還不加倍的疼愛你。我就算不得男子漢了。剛見頭一封信的時候只覺得天翻地覆。對你說了幾句氣話。你千萬不要放在心上。我可以發誓。我已經完全饒恕你了。

憶　謝謝你能饒恕我。（從右邊走出去）

玉　唯。站住——上那兒幹甚麼去。

憶　（裏面答應）去脫掉我的跳舞衣裳。

玉　好。你去脫罷。你定一定心。不要發愁。諸事有我呢。我的大翅膀可以替你遮蓋。你只要藏在我的翅膀底下便甚麼都不怕了。（在門口走來走去）從今往後。我們的家庭多麼美滿可愛的。憶蘭。你狠安穩了。我處處都能夠保護你。你好比一只受傷的黃鶯兒。我從鷹爪子下頭把你救了回來。一會兒我就能夠鎭定你的驚魂。到了明天。我們一切就都跟從前一樣了。我早已饒恕了你，你不用多說。你也可以信我跟你自己一樣。你想我怎麼忍心趕你走。又怎麼捨得怪你。憶蘭。你不懂得眞正男子漢的心腸。男子漢是拿饒恕自己的妻子當一樁暢快有趣的事情的。所以從心坎兒裏頭自己願意。妻子經過一次饒恕。使加倍成了丈夫的私產一般。格外爲丈夫所看重。你好比死而後生。從今往後。你非但是我的妻子。簡直跟我的兒女一樣，可憐的憶蘭。一切都儘管放心。誠心的靠着我。我就是你的良心。我就是你的意志。（憶蘭換了家常的衣服走進來）還不睡嗎。你換了衣裳啦。

憶　是的這下我換過了我的衣裳了。

玉　這個時候了。還換衣裳甚幹麼。

憶　我今天晚上不睡了。

玉　可是——憶蘭。——

看　（看看錶）還不遲呢。玉門你坐下來。我們

有狠多的話講，

玉　甚麼事情板着臉——

憶　坐下來。別躭誤時候。我有狠多話對你說。

玉　憶蘭，你這是怎麼回事。我不明白。

憶　正爲這個。你不明白我。我也一直到今夜沒有明白你——別忙。聽我說完。我們如今非算算這篇賬不可。

玉　這是甚麼意思，

憶　你覺得不覺得。

玉　覺得甚麼。

憶　我們結婚已經八年了。你覺不覺得我跟你妻子跟丈夫像這樣對坐着談正經話還是頭一次嗎。

玉　正經話。你說甚麼是正經話。

憶　從我們見面起已經不止八年了。我們從來沒有關於一樁正經事情談過一句正經話。

玉　我能夠拿我的煩難事情叫你來担當嗎。

憶　不是那樣說。我是說我跟你從來沒有同辦過一樁正經事情，

玉　你又何必幹甚麼正經事呢。

憶　所以我說你不知道我。——我也就受了糟踏了。先就被爸爸。後來被你。

玉　甚麼。被爸爸跟我糟踏了。你不想想世界上那個愛你最深。

憶　(搖頭)你不愛我。你不過覺得跟我在一塊兒好頑罷了。

玉　你這是說的甚麼話。

憶　我說的話一點也不錯。我在家裏跟着父親的時候。爸爸說甚麼。我聽甚麼。因爲爸爸不喜歡女兒有絲毫意見。所以我無論甚麼事情。總是千依百順。不敢自己作主。爸爸說我好頑兒。爸爸跟我頑兒。就像我跟我買來的小人兒頑兒是一樣。自從住到你家裏來。——

玉　甚麼話。糟糕糟糕。

憶　(不睬他)我從父親手裏轉到你手裏。你對於無論甚麼事情。都只要合你的味口就是了。我也只好順從着。有時候我從心眼兒裏不合式。我也只好裝着合式。不願意。也只好裝着願意。我現在想一想。我住在這裏好像是一個吃剩飯的叫化子。你不過是讓我變戲法兒給你樂一樂罷了。你是自然歡喜這個樣兒。可是你可害了我了。我今生今世一無所能都是你們的過處。

玉　憶蘭。你這話眞是好沒道理。好沒良心，你你在這裏還不享福嗎。

憶　我沒有享過福。當時以爲享福。其實不然。

玉　沒有享過福?

憶　沒有。不過偶然高興是有的。你對我狠親熱。但是我們的家沒有別的。也不過如同頑笑場中罷了。所以我變了你頑意兒的妻子。就跟在家裏作頑意兒的女兒一樣。幾個小孩子便也成了我的小人兒了。我想起來眞可笑。我跟你頑兒的時候就好像小孩子跟我頑頑是一模一樣。玉門。我們作夫妻不過如此，

玉　你說的話。雖然有些過分。也有幾分對的。可是從今往後。就要不同了。頑耍的時候已經過去。教育的時候要來了。

憶　教育誰。我?還是幾個小孩兒?

玉　兩方同時教育。

憶　玉門。可惜我不配拿我教成順從你的良妻。

玉　你說這話嗎。

憶　至於我，我也不配教育孩子。

玉　憶蘭。你。

憶　你不是剛才說道你不敢拿他們交給我

嗎。

玉　那是氣頭上的話。說他幹甚麼呢。

憶　不對。你那個話一點也不錯。這種事本來我不配作。我而且有一件要先辦的事。就是敎育我自己。這件事你幫不了我的忙。必得我獨自去幹。所以我就要離開你了去了。

玉　（跳起來）你——你說甚麼。

憶　我既已明白我自己跟我一生的事。非一個人去努力不可。我自然就不能跟你在一塊兒了。

玉　（想不出話來）憶蘭。憶蘭。

憶　我馬上就走。我想今晚可以到克芬那裏去住一宿——

玉　你簡直瘋了。我不許你這樣。不行。

憶　這會兒你的命令不行了。我拿我自己的東西帶着走。你給我的。我一概不要。——永遠不要。

玉　你怎麼瘋到這步田地。

憶　明天我就回家去——回到我自己的家裏去。我想總可以找點事情作。

玉　你一點經驗沒有。怎麼——

憶　我可以想法子得點兒經驗。

玉　你撇開你的家。撇開你的丈夫。甚至於撇開你的小孩子。你知道社會上會怎樣的談論你。

憶　我顧不了那些。我只知道應該要這樣作。

玉　可了不得了。難道你能夠撇下你神聖的責任嗎。

憶　你說甚麼是我神聖的責任。

玉　這還用我說嗎。就是你對於你丈夫跟小孩子的責任。

憶　我還有一個責任跟這個一樣的神聖。

玉　萬沒有的。你說是甚麼責任呢。

憶　我對於我自己的責任。

玉　無論如何。你總是人家的妻子。總是人家的母親。

憶　那些話我全不信了。總而言之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我無論如何。總得努力作人才是。我知道許多的人都是跟你一樣的想兒。書上也是那樣說。不過從今以後。人家的話。書上的話。我都不信了。一切總得我自己想。必定要我自己明白。

玉　難道你不明白你在自己家裏的他位嗎。難道古聖先賢顛撲不破的道理不能指導你嗎。你沒有信仰嗎。

憶　我不懂得甚麼古聖先賢甚麼信仰。

玉　這可格外胡鬧。眞了不得了。

憶　孔子也好。耶蘇也好。佛也好。他們經上叫我們這樣叫我們那樣。我想總得自己過細的想想他們的話是否眞的。還得就我自己本身。攷驗攷驗看是不是眞的。馬馬虎虎。糊裏糊塗。就去信這個。信那個。未免太可笑了。也未免自己太看不起自己了。

玉　呵。這種話眞是從來沒有聽見過。想不到這樣年輕的一個女人會說出這種話來、可是你沒有信仰。難道你連良心都沒有嗎。我想你還有些個道德觀念也未可知。唉。恐怕。——你也沒有嗎。

憶　這個狠難說。我也可以說是不明白。不過我覺得我對於道德良心的意見。完全跟你不同就是了。比方如今的法律我就不以爲然。那有女兒不許顧全她的父親。那有妻子不許搭救她的丈夫這種機器似的死法律。敎我從那兒相信起。

玉　你眞是個小孩子。你忘記了你是住在社會裏頭。

憶　這下我得要學學看到底是社會對還是我對。

玉　憶蘭。你有病嗎。你一定是在那裏發熱。我看簡直是瘋了。

憶　我從來沒像今天晚上這樣淸楚。這樣有把握。

玉　你果然就撇下你的丈夫跟你的孩子去嗎?

憶　是的不錯。

玉　這樣看來我只有一句話可說。

憶　甚麽話。

玉　你是不愛我了。

憶　自然。

玉　憶蘭你忍心這樣講嗎。

憶　對不起你總算待我不錯。可是沒有法子。玉門我不愛你了。

玉　(勉作鎭靜)你決定不愛我嗎。

憶　決定的因爲我不愛你所以就要走。

玉　能不能告訴我你爲甚麽忽然不愛我了呢。

憶　能夠的。今天晚上我本來預備有一樁神妙的事情發生。却是沒有發生。我才知道平常日子我看錯了你了。

玉　你的話我不大懂。還請你說得明白一點。

憶　我耐着性子等了八年。我知道那神妙的事情。決不能隨便發生。我所謂神妙的事。老實說實是你極端愛我的一層表示。在禍事發生的時候我一直時自己說『神妙的事情要來了。』當時柯士達的信還在箱子裏。我決不想到你會要去依從他的條件或者敷衍他。我以爲你會對他講『聽憑你宣佈去罷』宣佈之後。——

玉　讓他發表不是丟我親愛妻子的臉嗎。—

憶　—我以爲你會挺身而出。說那樁事情完全是你作的。

玉　憶蘭

憶　大約你也知道我不會讓你替我担罪名。自然我一定不會的。可是你的話比我的話人家容易相信。你既那樣說人家一定當你是眞的。我期望你有這樣一片心待我。我又非常的害怕。這就是我所謂神妙的事。我因爲要防止這件事情。所以只好去死。死了就證明罪名在我身上了。

玉　我願沒早沒晚的爲你辛苦。但是沒有那個男人能夠犧牲名譽去愛一個女子。

憶　千千萬萬的女子爲男子犧牲了名譽。

玉　看你所想的所說的簡直是儍孩子。

憶　不。不錯你所想的所說的。也不是我所願嫁的人。當那件事情發生的時候。你非常害怕。你害怕——也毫不爲我完全爲你自己。等事情過去了你又裝着沒事人兒•似的。我還是你的小鳥兒仍舊是你的頑意兒。因爲女子軟弱無用總得受你的保護。我從那個地方忽然大大的覺悟。原來八年之中不過跟一個陌路生人同住。糊裏糊塗養了那麽三個孩子。我難過死了。恨不拿我的身子撕得粉碎。

玉　(悲嘆)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憶蘭我們兩個中間已經隔開了一條河。憶蘭這條河塡不起來嗎。

憶　如今我已經不是你的妻子了。

玉　我也還能夠改變一個人的。

憶　除非是你的頑意兒不在你身旁了。

玉　我跟你就此分開嗎。不不。我還沒有懂你的意思呢。

憶　(從右邊門走進去)你不懂就格外要分開。(她拿着大衣等再走出來手裏一只小提包放在椅子上)

玉　憶蘭。何妨明天去呢。

憶　(穿大衣)我不能在生人家裏過夜。

玉　我們不能作兄妹嗎。

憶　(戴帽子)那也不長久的。(圍圍巾)告辭了。玉門、我不去看小孩子了。我知道有比我好的人照看他們、像我現在這個樣子。他們也用不着我的。

玉　憶蘭。不過總有一天——有一天我們還。

憶　——我怎麼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將來怎麼樣。

玉　無論怎麼樣你還是我的妻子。

憶　夫妻既是離開就完全斷絕關係。你我從此都完全自由。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毫不與我相干。你的戒指給還你。你也拿我的還我罷。

玉　連這個都——

憶　自然。

玉　在這裏呢。

憶　好極了。這下都辦完了。鑰匙放在這裏。料理家事。底下人比我能幹。明天我動身之後。克芬會來替我檢東西。我從家裏帶來的。我都拿了去。

玉　完了。全完了。憶蘭你還會不會想着我。

憶　我會常常想着你。想着小孩子。想着這家人家。

玉　我可以寫信給你麼。

憶　不。千萬不要通信。

玉　但是我可以寄點兒甚麼給你。

憶　不要。不要。甚麼都不要。

玉　我一定幫助你一些用費。

憶　我不能受陌路生人的錢。

玉　我始終不過是一個路人嗎。

憶　(提起皮包)除非是那神妙中的神妙事情發生。——

玉　甚麼是神妙中之神妙。

憶　那除非我們兩個人都變到——玉門。算了罷。我再不信有神妙的事情了。

玉　但是你告訴我。我們應當變到怎麼樣才。——

憶　除非我們同居的生活。可以算得真正的夫妻。再見。(她從廳上走出去)

玉　(他拿手蒙着臉上坐下在門口一張椅子上)憶蘭憶蘭。(張起來四圍一望)完了。她走了。(好像忽然生了希望心)啊。神妙中之神妙。(聽見下面關門的聲音)幕閉。

樊山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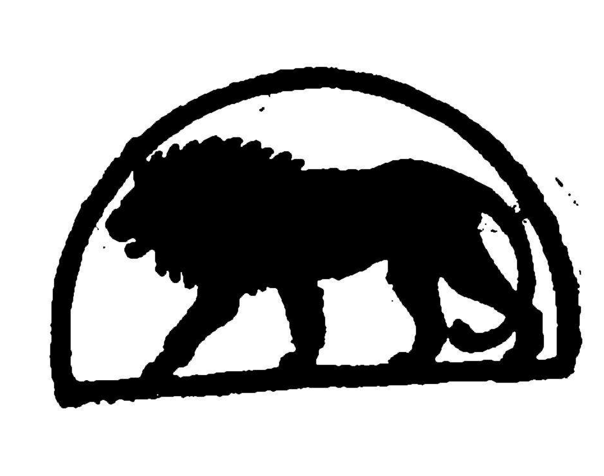
春寒

雪後貧家不自聊。吾家猶有敝狐貂、咀含鐵脚梅花蕊。一種淸寒要福消。

柳未成絲桑未梯、桐花不見杏花稀。去年社日來巢燕。今過淸明尙未歸。

今年眞有十三月。人畏兵爭花畏寒。花奪天時人奪地。海棠闌入牡丹天。

歷亂花開露井桃。虎般風力勁於刀。未央宮殿凄凉月。誰念春寒賜錦袍。



國民代表會議條例

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為制定憲法及其施行附則召集國民代表會議。

第二條 中華民國憲法案及其施行附則之起草。由國憲起草委員會行之。

憲法案起草期間。不得逾三個月。草案完成後。咨由臨時執政提出於國民代表會議。國憲起草委員會委員。由每省軍民長官各推舉一人。每區長官各推舉一人。臨時執政選聘二十人。內外蒙古西藏各二人。青海一人。仍由臨時執政分別選聘並定期召集之。國憲起草委員會委員。為說明草案旨趣得隨時出席於國民代表會議。

各地方之法團得提出關於憲法之意見書於是憲法起草委員會。

國憲起草委員會規則另定之。

第三條 國民代表會議。應依召集日期。於臨時執政府所在地開會。

第四條 國民代表會議。自開會之日起以三個月為期。但得延長一個月。

第五條 國民代表會議。非有議員總數五分三以上之報到。不得開會。

第六條 國民代表會議之議事。以議員總額過半數之出席開議。出席議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議決。

第七條 國民代表會議議決之憲法案及其施行附則。由國民代表會議宣布。

第二章 組織

第八條 國民代表會議。以左列各款選出之議員組織之。

(一)由吉林。黑龍江。福建。陝西。甘肅。新疆。廣西。雲南。貴州各省選出者。每省十六人。奉天安徽湖南湖北各十八人。山西十九人。廣東十二人。山東河南各二十二人。四川江西各二十四人。浙江二十六人。直隸江蘇各二十七人。

(二)由京兆。熱河。察哈爾。綏遠。西康各區選出者每區八人。

(三)由內外蒙古選出者三十人。其名額分配另定之。

(四)由西藏選出者前後藏各八人。

(五)由青海選出者五人。

(六)由華僑選出者十六人。

第九條 國民代表會議議員於開會後滿一個月尚未到會者應解其職。

第三章 議長副議長及審查會

第十條　國民代表會議設議長一人。副議長一人。由議員分次互選。

前項互選用有記名單記投票法。以得票過投票總數之半者爲當選。投票至二次無人當選時。以得票最多者二人決選。以得票數較多者爲當選。

第十一條　議長維持議場秩序。整理議事。指揮監督秘書廳職員。對外爲本會議之代表。

議長有事故時。副議長代行其職權。

第十二條　國民代表會議設審查會。由議員互選審查員六十人組織之。審查長由審查員互選。前項互選審查員用有記名連記投票法。審查長用有記名單記投票法。各以得票較多者爲當選。

第四章　選舉

第十三條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五歲以上之男子。無第十四條至第十七條情事者。均有選舉及被選舉爲國民代表會議議員之權。

候補當選舉人不以選舉人爲限。

第十四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有選舉權爲被選舉權。

(一)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二)經證明爲癲疾者。

(三)不能解說並書寫本國日用通行之文字者。但蒙藏青海之選舉人。以各該地方通行文字爲準。

第十五條　現任陸海軍巡防隊警備隊警察署職官及現役兵警者。停止其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第十六條　現任行政官吏及司法官吏。於其管轄或駐在地方停止其被選舉權。

第十七條　辦理選舉人員。於其選舉區內停止其被選舉權。

第十八條　各省區議員之選舉。以覆選制行之。蒙古。西藏。青海。華僑之選舉。以單選制行之。

第十九條　選舉人以列名於選舉人名册者爲限。

不論何人。不得同時列名於二選舉區之選舉人名册。

選舉人名册由該管選舉監督調查編製。於選舉期前宣示之。

第二十條　初選用無記名單記投票法。覆選用無記名連記投票法。均以得票較多者爲當選。

單選準用初選之規定。

第二十一條　覆選單選當選人。於國民代表會議議員。當選人名次。以得票之多寡爲序。票用抽籤定之。

第二十二條　初選覆選或單選。得票次於當選人者爲候補。

候補當選人其名額與當選人同。

第二十三條　選舉日期。由臨時執政以命令定之。

第二十四條　選舉監督設置如左。

(一)初選以縣知事爲選舉監督。覆選以屬各省所該區最高行政長官爲選舉監督。

(二)單選以所屬各屬各該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爲選舉監督。但華僑以特派大員爲選舉監督。

第二十五條　初選以縣爲選舉區。每縣選出初選當選人一人。但依內務部改正行政區域合併之縣。其當選人名額。依其舊有之縣數。

第二十六條　初選覆選或單選。得由該管選舉監督酌量地方情形於該選舉區域內分爲若干投票區。

第二十七條　各省區因故不能舉行全部選舉時得按照該省區初選當選人總數與應選議員名額之比例儘先選出議員若干人。

前項選舉其選舉監督得臨時特派該區域內行政長官充之。

第二十九條　蒙藏青海之選舉法於各本盟部行之被選舉人以各本盟部人為限華僑之選舉於命令指定之地方行之被選舉人以華僑為限。

第五章　秘書廳

第三十條　國民代表會議設秘書廳掌文書議事速記會計編輯庶務等事項。

第三十一條　秘書廳秘書長一人由臨時執政任命承議長之指揮管理本廳事務監督本廳職員。

第三十二條　秘書廳設秘書十二人由秘書長呈請臨時執政任命承秘書長之命分掌本廳事務。

第三十三條　秘書廳設事務員六十人由秘書長委任承長官之命分掌各科事務。

第三十四條　秘書廳視事務之繁簡得酌設速記及雇員。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五條　國民代表會議議事細則由會議自定秘書廳辦事規則由秘書長商承議長定之。

第三十六條　本條例發生疑議時由臨時法制院解釋。

第三十七條　為籌備國民代表會議各事宜得設國民代表會議籌備處其組織另定之。

第三十八條　選舉程序另定之。

第三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冷廬雜綴

宋徽宗與李師師

宋徽宗幸李師師家。遇周邦彥先生。知帝至。匿床下。帝攜新橙一。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爲作歌曰。幷刀如水。吳鹽似雪。纖手破新橙。又云。嚴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歌之。帝問誰作。師師直陳。帝大怒。宣問蔡京。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稅不登。如何京尹不按嚴。蔡京茫然不知所對。奏云容呼京尹叩問。再聞京尹至。稱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即日押出國內。越日帝復幸師師家。不見師師。問其家。謂送周監稅去。帝方以邦彥放逐爲喜。既至不遇。坐候至夜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帝大怒詰師師何往。師師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內。略知一杯相別。帝問曾有詞否。李奏云者蘭陵王詞。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帝大喜。召還任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邦彥以詞行。時稱美晟詞。當時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徽宗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君臣遇合於倡寮中。誠史所罕有也。

生子一百二十餘人

西漢景帝男中山靖王勝。爲人縱淫。生子一百二十餘人。宋徽宗亦多子。然祇及其半耳。

薛濤

唐妓薛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鄖。因官寓蜀而卒。母孀。養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塗粉。與士大夫周旋。自韋皋鎮蜀。濤出入節府。至李德裕。凡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封。其間與濤唱和者元稹白居界牛僧孺會狐楚裴度杜牧劉禹錫等。皆爲士。濤居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箋。裁書供吟。獻酬賢傑。時謂之薛濤箋。晚歲居碧雞坊。建吟詩樓。假息於上。年七十三卒。

名人錄

汪兆銘

汪兆銘號精衞四十二歲廣東番禺人。光緒二十九年留學日本肄業法政大學。入同盟會後任黨報「民報」編輯宣傳革命學說。三十二年隨孫中山胡漢民等遊航南洋各地。於僑民中從事宣傳建設同盟會支部。宣統三年三月至京謀刺攝政王載灃。敗露。被捕下獄由大理院審訊。受死刑宣告旋得減等。改爲永遠監禁。辛亥武昌起義後被釋南下。任南北和議總代表參議。卸職後無意仕進。專心贊助黨務提倡教育事業。數年前遊歷歐洲。於民國十年返粵。任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政務委員廣東省教育會長。去年爲運動反直。代表中山奔走南北接洽。直派失敗後隨中山入京。

前期勘誤表

題目	頁數	行數	誤	正
川戰	一	廿行	固○頑	强○頑
收束軍事與整理財政	二下	九行	而○以	卽○以
火星之新人		四行	人之○歲	人百○歲
大事記	二○上	十四行	危○圍	包○圍
曲譜	二三上	三	劉既○	劉阮○
		四	野猿怠○	野猿哀○
		八	之○時	有，時
		九	淵稚○	淵雅○
		十一	值○作者	眞○作者
	下	四	之○卷	三○卷
			兩○巖	雨○巖
		十二	校斟○	校勘○
	二四上	三	百○十八	五○十八
		四	十五○首	十六○首
			擘玊○	擘玉○
		五	蓋○以	盍○以
		七	別緻○	別致○
		八	小○坡羊	山○坡羊
		二十	故○包含	固○包含
		二十五	憬，憬○	惺○惺○
		九	玉○玉	擘○玉
			擘玊○	擘玉○
		十二	玊○線	玉○線
		十五	贈朱阿嬌日○	贈朱阿嬌曰○
			宮稚○	宮雅，
		二二	詠雪日○	詠雪曰○
		二三	行○稜了	銀○稜了
			口○甕兒	麵○甕兒
		二四	麥○缸兒	粉○缸兒
		二五	極熱○	極熱○

「傀儡之家庭」第二幕正誤表

第頁	第排	第行	誤字	改正
一	一	十六	要整理理	要整理整理
四	一	八	椿	椿
四	二	五	之	的
四	三	十八	作了了就完了了	作了就完了
五	三	四	到	好
六	一	二	爵	鬱
六	一	十一	也	邊
六	二	一	仿	彷
六	三	一	江	紅
七	二	四	藍	誤刊
七	二	四	藍	藍醫生
七	二	八	燈亮了	（燈亮了）
七	二	十八	情	請
七	三	二	唐	害
八	一	十八	俏俏	悄悄
八	二	二十二	請請來了安	請請安
十	一	二十三	椿	椿
十	二	五	椿	椿
十	三	八	那	他
十	三	七	（怎麼甚麼）	係對白